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月八日發行

民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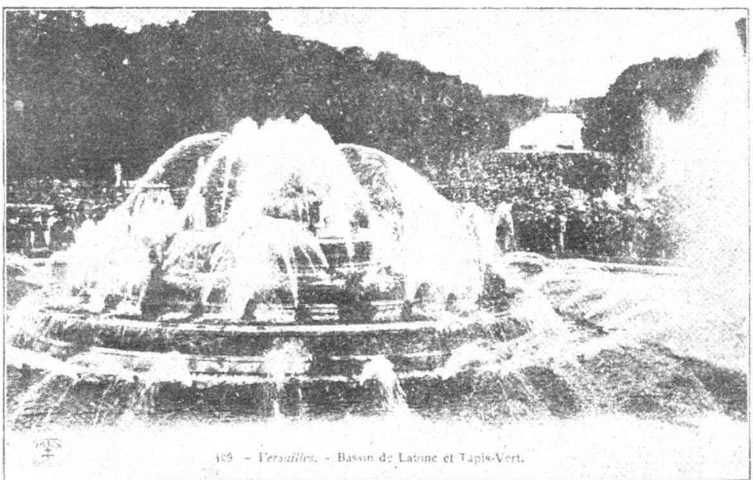
第八號

民報第八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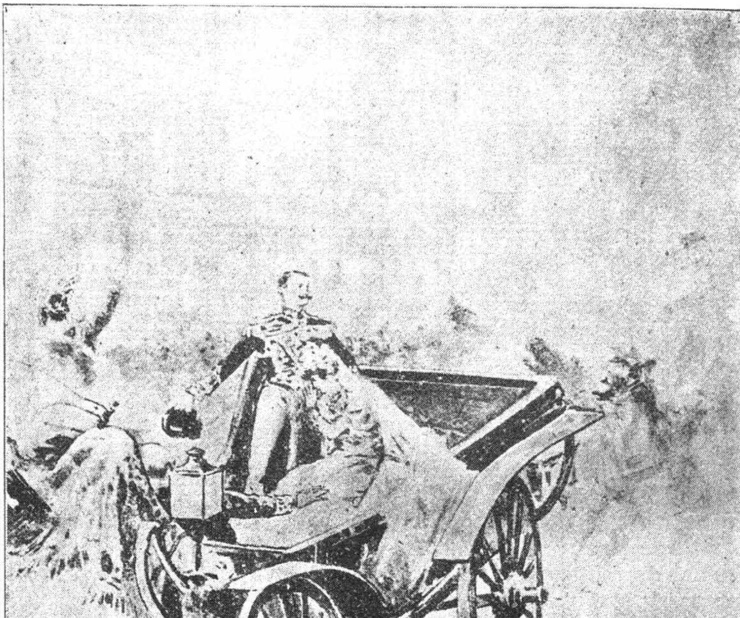
●圖畫
巴黎凱旋門之正式
法國舊都非而塞之噴泉
西班牙王之遭難
●無神論……太炎
●革命之道德……太炎
●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精衛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七號）……漢民
●剛德之學說……孤嶋
●小說
獅子吼……星台遺稿
●來稿
△革命軍與戰時國際法……夢生
△無政府主義之二派……淵實



巴黎凱旋門之正式



法國舊都非而塞之噴泉



西班牙王之遭難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輯部爲荷

社告

本報現已發行至第八號其第一號六版第二三號四版第四號三版五六號再版皆在印刷中不日可應閱者之盛望惟本報開辦已半年內地各埠代派處尙有報費未寄到者請速即惠郵本社編輯部處否則暫時停寄此外各省各埠如有欲爲本報代派者三十分以上皆以八折算其定閱全年者須預交報資郵費所有本社銀錢出納皆以日本銀幣計算並希注意

社告

淵實
夢蝶生　君賜鑒接所惠大箸感謝祈寄示住址俾得將奉酬之報陸續寄呈爲感

本社謹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本社爲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册
其內容共分六種㈠諸子學㈡文史學㈢制度學㈣內典學
㈤宋明理學㈥中國歷史每册售價四十錢全年費先納者二圓
二十錢但十月二十日以前交費者特別減價貳圓郵費每册四分
均須先期交納自行來取者免收第一期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社長　章炳麟

事務所　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社

前已納費諸君如有需郵寄者祈即將郵費先爲擲下否則均作爲自取

民報（第八號）

無神論

太炎

世之立宗教談哲學者。其始不出三端。曰惟神惟物惟我而已。吠檀多之說。建立大梵。此所謂惟神論也。鞞世師譯曰勝論之說。建立實性。名爲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九者皆有極微。我意雖虛。亦在極微之列。此所謂惟物論也。僧佉譯曰數論之說。建立神我。以神我爲自性三德所纏縛。而生二十三諦。此所謂惟我論也。近人以數論爲心物二元。其實非是。彼所謂自性者。分爲三德。名憂德喜德闇德。則非物質明矣。其所生二十三諦。雖有心物之分。此如佛敎亦分心色。非謂三德之生物質者。即是物質。尋其實際。神我近于佛敎之識陰。憂德喜德。近于佛敎之受陰。闇德近於佛敎之根本無明。非于我外更有一物。漸轉漸明。主惟神者。以爲有高等梵天。主惟物者。以爲地水火風皆有極微。而空時方我意一切非有。主惟我者。以爲智識意欲。互相依住。不立神我之名。似吠檀多派而退者。則基督天方諸敎是也。似鞞世師派而進者。則殑德歌生諸哲是也。似僧佉派而或進或退者。則前有吠息特。後有索賓霍爾是也。近人又謂笛加

爾說。近於數論。其實不然。笛氏所說。惟我思我在一語。與數論相同耳。心物二元。實不相似。

惟我之說。與佛家惟識相近。惟神惟物則遠之。佛家既言惟識而又力言無我。是故惟物之說。有時亦為佛家所采。小乘對立心物。則經部正量薩婆多派。無不建立極微。大乘專立一心。有時亦假立極微。以為方便。瑜伽論師以假想慧除析麤色。至不可析。則說此為極微。亦說此為諸色邊際。能悟此者。我見亦自解脫。雖然。其以物為方便而不以神為方便者何也。惟物之說猶近平等。惟神之說。崇奉一尊則與平等絕遠也。欲使眾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故就基督吠檀多輩論其得失而汎神諸論附焉。

基督教之立耶和瓦也。以為無始無終。全知全能。絕對無二。無所不備。故為眾生之父。就彼所說。其矛盾自陷者多。畧舉其義如左。

無始無終者。超絕時間之謂也。既已超絕時間則創造之七日以何時為第一日若果有第一日則不得云無始矣若云創造以前固是無始惟創造則以第一日為始夫耶和瓦既無始矣用不離體則創造亦當無始假令本無創造而忽於一日間有此創造此則又類僧佉之說未創造時所謂「未成為冥性」者正創造時所謂「將

成爲勝性」者彼耶和瓦之心何其起滅無常也其心既起滅無常則此耶和瓦者亦必起滅無常而何無始之云既已超絕時間則所謂末日審判者以何時爲末日果有末日亦不得云無終矣若云此末日者惟是世界之終而非耶和瓦之終則耶和瓦之成此世界壞此世界又何其起滅無常也其心既起滅無常則此耶和瓦者亦必起滅無常而何無終之云是故無始無終之說即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全知全能者猶佛家所謂薩婆若也今試問彼教曰耶和瓦者果欲人之爲善乎抑欲人之爲不善乎則必曰欲人爲善矣人類由耶和瓦創造而成耶和瓦既全能矣必能造一純善無缺之人而惡性亦無自起惡性既起故不得不歸咎于天魔雖然是特爲耶和瓦諉過地耳彼天魔者是耶和瓦所造抑非耶和瓦所造耶若云是耶和瓦所造則造此天魔時已留一不善之根以爲惑誘世人之用是則與欲人爲善之心相刺謬也若云非耶和瓦所造則此天魔本與耶和瓦對立而耶和瓦亦不得云絕對無二矣若云此天魔者違背命令陷于不善耶和瓦既已全能何不造一不能違背命令之人而必造此能違背命令之人此塞倫哥自由之說所以受人駁斥

也若云耶和瓦特造天魔以偵探人心之善惡者耶和瓦既已全知則亦無庸偵探是故全知全能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絕對無二者謂其獨立於萬有之上也則問此耶和瓦之創造萬有也爲於耶和瓦外無質料乎爲于耶和瓦外有質料乎若云耶和瓦外本無質料此質料者皆具足于耶和瓦中則一切萬有亦具足於耶和瓦中必如莊子之說自然流出而後可亦無庸創造矣且既具足於耶和瓦中則無時而無質料亦無時而無流出此萬有者必不須其相續而生而可以徧一切時悉由耶和瓦生何以今時萬有不見有獨化而生者若云偶爾樂欲自造萬有樂欲既停便爾休息此則耶和瓦之樂欲無異于小兒游戲又所謂起滅無常者也若云耶和瓦外本有質料如鞞世師所謂陀羅驃者則此質料固與耶和瓦對立質料猶銅而耶和瓦爲其良冶必如希臘舊說雙立質料工宰而後可適自害其絕對無二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無所不備者謂其無待于外也則問此耶和瓦之創造萬有也爲有需求乎爲無需求乎若無需求則亦無庸創造若有需求此需求者當爲何物何事則必曰善耳善

耳夫所以求善者本有不善故欲以善對治之也今耶和瓦既無所不備則萬善具足矣而又奚必造此人類以增其善爲人類有善於耶和瓦不增一髮人類不善于耶和瓦無損秋毫若其可以增損則不得云無所不備也且世界之有善惡本由人類而生若不創造人類則惡性亦無自起若云善有不足而必待人類之善以彌縫其缺又安得云無所不備乎是故無所不備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基督教人以此四因成立耶和瓦爲衆生之父夫其四因本不足以成立則父性亦不極成雖然姑就父性質之則問此耶和瓦者爲有人格乎爲無人格乎若無人格則不異于佛家所謂藏識藏識雖爲萬物之本原而不得以藏識爲父所以者何父者有人格之名非無人格之名人之生也亦有賴于空氣地球非空氣地球則不能生然不聞以空氣地球爲父此父天母地之說所以徒爲戲論也若云有人格者則耶和瓦與生人各有自性譬如人間父子肢體既殊志行亦異不得以父幷包其子亦不得以子歸納於父若是則非無所不備也非絕對無二也若謂人之聖靈皆自耶和瓦出故無害爲無所不備亦無害爲絕對無二者然則人之生命亦悉自父母

出父母于子又可融合爲一耶且所以稱爲父者爲眞有父之資格乎抑不得已而命之乎若其眞有父之資格者則亦害其絕對無二所以者何未見獨父而能生子者要必有母與之對待若是則耶和瓦者必有牝牡之合矣若云不待牝牡可以獨父而生此則單性生殖爲動物最下之階恐彼耶和瓦者乃不異于單性動物而夜光浸滴諸蟲最能肖父若人則不肖亦甚矣若云不得已而命之者此則無異父天母地之說存爲戲論無不可也

如上所說則能摘其宗教之過而尙不能以神爲絕無嘗試論之曰若萬物必有作者則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極之至于無窮然則神造萬物亦必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謂「犯無窮過」者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已雖然亦不得如老莊自然之說夫所謂自然者謂其由自性而然也而萬有未生之初本無自性既無其自何有其然然既無依自亦假立若云由補特伽羅而生而此補特伽羅者亦復無其自性是故人我之見必不能立若云法則固然而此法則由誰規定佛家之言「法爾」與言自然者稍殊要亦隨宜假說非謂法有自性也本無自性所以生迷迷

故有法法故有自以妄爲眞以幻爲實此則誠諦之說已

若夫吠檀多教亦立有神。而其說有遠勝於基督教者。彼所建立。一曰高等梵天。二曰劣等梵天。高等梵天者。無屬性。無差別。無自相。劣等梵天者。有屬性。有差別。有自相。而此三者。由于無明而起。既有無明。則劣等梵亦成于迷妄。而一切萬物之心相。皆自梵出。猶火之生火花。是故梵天爲幻師。而世間爲幻象。人之分別自他。亦悉由梵天使其迷妄。若夫高等梵天者。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謂之實在而不可得。謂之圓滿而不可得。謂之清淨而不可得。所以者何。實在圓滿清淨之見。皆由虛妄分別而成。非高等梵天之自性也。人之所思想者。皆爲劣等梵天。唯正智所證者。乃爲高等梵天。既以正智證得。則此體亦還入于高等梵天。非高等梵天之可入。本即高等梵天而不自知也。若其不爾。則必墮入輪廻。而輪廻亦屬幻象。惟既不離虛妄分別。則對此幻象而以爲眞。此則吠檀多教之略說已。

今夫基督教以耶和瓦爲有意創造。則創造之咎。要有所歸。種種補苴。不能使其完善。吠檀多教立高等劣等之分。劣等者既自無明而起。則雖有創造。其咎不歸于高

等梵天基督教以世界爲眞而又欲使人解脫世界果眞則何解脫之有吠檀多教以世界爲幻幻則必應解脫其義乃無可駁雖然彼其根本誤謬有可道者若高等梵天有士夫用則不得不有自性既有自性則無任運轉變無明何自而生劣等梵天依何而起若高等梵天無士夫用者則無異于佛家之眞如眞如無自性故即此眞如之中得起無明而劣等梵天者乃無明之異語眞如無明不一不異故高等梵天與劣等梵天亦自不一不異若是則當刪去梵天之名直云眞如無明可也若謂此實在云此圓滿云此清淨云惟是虛妄分別眞如之名亦是虛妄分別故不得舉此爲號然則梵天云者寧非虛妄分別之名耶又凡云「幻有」者固與「絕無」有別若意識爲幻有五大亦屬幻有則有情之意識得以解脫而無情之五大以何術使其解脫是則虛妄世界終無滅盡之期也若意識是幻有而五大是絕無者無則比于龜毛兎角亦不得謂是梵天幻師所作之幻象矣是何也幻象者是幻有而此乃絕無也且劣等梵天既是無明必斷無明而後解脫則將先斷劣等梵天人能斷無明高等梵天亦能斷無明耶否耶若高等梵天能斷無明者則劣等梵天固有永盡

之日若高等梵天常與劣等梵天互相依住有如束蘆則必不能斷無明人能斷無明而高等梵天乃不能斷無明是則高之與劣復有何異故由吠檀多教之說若變爲抽象語而曰眞如無明則種種皆可通若執此具體語而曰高等梵天劣等梵天則種々皆不可通此非有神教之自爲障礙耶

近世斯比諾莎所立汎神之說以爲萬物皆有本質本質即神其發見于外者一爲思想一爲面積凡有思想者無不具有面積凡有面積者無不具有思想是故世界流轉非神之使爲流轉實神之自體流轉離于世界更無他神若離于神亦無世界此世界中一事一物雖有生滅而本體則不生滅萬物相支喩如帝網互相牽掣動不自由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粒飛沙頭數悉皆前定故世必無眞自由者觀其爲說以爲萬物皆空似不如吠檀多教之離執著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爲寓于萬物發蒙叫旦如鷄後鳴瞻顧東方漸有精色矣萬物相支之說不立一元而以萬物互爲其元亦近華嚴「無盡緣起」之義雖然神之稱號遮非神而爲言既曰汎神則神名亦不必立此又待于刊落者也

赫爾圖門之說。以爲神即精神。精神者。包有心物。能生心物。此則介于一神汎神二論之間。夫所謂包有者比于囊橐耶。且比于種子耶。若云比于囊橐。囊橐中物本是先有。非是囊橐所生。不應道理。若云比于種子。幹莖華實悉爲種子所包。故能生此幹莖華實。然種子本是幹莖華實所成。先業所引。復生幹莖華實。若種子非幹莖華實所成者。必不能生幹莖華實。此則神亦心物所成。先業所引。復生心物。是心物當在神先矣。若謂自有種子。能生幹莖華實。而非幹莖華實所成。如藕根之相續者。爲問此藕自何處來。必曰藕自藕生。復問此藕往何處去。必曰藕復生藕。及生蓮之幹莖華實。然則以藕喩神。則今神爲先神所生。當有過去之神矣。今神復生後神。及生一切心物。當有未來之神矣。過去之神。精神已滅。現在之神。精神暫住。未來之神。精神未生。達磨波羅氏云。「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諸非常者。必不遍故。諸不遍者。非眞實故。」若是則神亦曷足重耶。雖然。赫氏則既有其說矣。彼固以爲世界自盲動而成。此則竊取十二緣生之說。盲即無明。動即是行。在一切名色六入之先。是以爲世界所由生也。神既盲動。則仍與吠檀多教相近。而有無之辨。猶鸛雀蚊蝱之相過乎。

前矣。

夫有神之說其無根據如此而精如康德猶曰「神之有無超越認識範圍之外故不得執神爲有亦不得撥神爲無」可謂十慮一失矣物者五官所感覺我者自內所證知此其根底堅牢固難蹂破而神者非由現量亦非自證直由比量而知若物若我皆俱生執而神則爲分別執既以分別而成則亦可以分別而破使神之感覺於五官者果如物質其證知於意根者果如自我則不能遽撥爲無亦其勢也今觀嬰兒墮地眙視火光目不少瞬是無不知有物質者也少有識知偶爾蹉跌頭足發痛便自捶打若曰此頭此足令我感痛故以此報之耳是不執色身爲我而亦知有內我也若神則非兒童所知其知之者多由父兄妄教不則思慮既通妄生分別耳然則人之念神與念木魅山精何異若謂超越認識範圍之外則木魅山精亦超越認識範圍之外寧不可直撥爲無耶凡現量自證之所無而比量又不可合於論理者虛撰其名是謂「無質獨影」今有一人自謂未生以前本是山中白石夫未生以前非其現量自證之所知即他人亦無由爲之佐證此所謂超越認識範圍之外

者也而山中白石之言若以比量推之又必不合則可以直撥爲無惟神亦然不可執之爲有而不妨撥之爲無非如本體實在等名雖非感覺所知而無想滅定之時可以親證其名則又非比量所能摧破也更以認識分位言之則人之感物者以爲得其相矣而此相者非自能安立爲相要待有名然後安立爲相吾心所想之相惟是其名於相猶不相涉故一切名種分別悉屬非眞況於神之爲言惟有其名本無其相而不可竟撥爲無乎難者曰。若是則眞如法性等名。亦皆無相。何以不撥爲無。答曰。眞如法性亦是假施設名遮非眞如法性則。不得不假立眞如法性之名令其隨順亦如算術之有代數骨牌之列天人豈如言神者之指爲實事耶且眞如可以親證而神則不能親證其名之假相同其事則不相同故不可引以爲例若夫佛家之說。亦云忉利天宮。上有天帝。名曰釋提桓因。自此而上。復有夜摩兜率諸天。乃至四禪四空。有多名號。此則所謂諸天者。特較人類爲高。非能生人。亦非能統治人。徵以生物進化之說。或有其徵。要非佛家之所重也。至云刼初生人。由光音天人降世。此則印度舊說。順古爲言。與亞當厄韈等同其愍謬。「說一切有部」以爲世尊亦有不如義言。明不得隨文執著矣。

革命之道德

太炎

古之所謂革命者。其義將何所至耶。豈不曰天命無常。五德代起。質文相變。禮時爲大耶。夫如是則改正朔易服色異官號變旗識。足以盡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實不可不務其慽心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嗚呼。天步艱難如阪九拆墨翟禽滑釐之儔猶不能期其必效又乃況于柔脆怯弱如吾屬者世無黃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脣舌相斫論議雖篤徒文具耳曠觀六合之邦家雖起廢不常盛衰相復若其淪于異族降爲臺隸者則亦鮮有有之必素無法律政治與愚昧無知之民也中國之學術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謂愚。秦漢以降。政雖專制。非無憲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擧吾炎頊嬴劉之苗裔提封萬里民籍鉅億一旦委而棄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晉之亂于五胡也桓溫劉裕起而振之。宋之割於女眞也。岳飛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諸

夏。改玉改步。人無異心。濼州眞人。奮臂大澤之間。元政瓦解。北方郡縣。傳檄而定。綜觀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過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碩果雖食不遠而復今者滿洲之在中國疆域已一統矣載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頂於前金田趼足於後隕身赤族卒無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農發憤於晚明之喪。推而極之至於孤秦陋宋。以爲藩鎭削弱。州郡無兵。故夷狄之禍日亟。此可爲漢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論于覆亡之後也。近世學者。推尋禍始。以爲宋世儒者妄論春秋。其教嚴于三綱。其防弛于異族。故逆胡得利用其術以阻遏吾民愛國之心。然自季明以後。三綱之名雖存。其實廢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韃靼者。猶相率以爲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嘗泯絕也。或者又謂禍本之成。咎在漢學。雖日本人亦頌言之。夫講學者之嫥于武事。非獨漢學爲然。今以中國民籍。量其多少。則識字知文法者。無過百分之二。講漢學者。於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復始。人心所同。裂冠毀冕之既久。而得此數公者。追論姬漢之舊章。尋繹東夏之成事。乃適見犬羊殊族。非我親昵。彼意太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爲之前導。漢學亦然。其于種族。固有益無損。已于此數者。欲尋其咎

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竆縣而求之其釁始于忽微其積堅於盤石嗚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爲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吳廣縱令瘏其口焦其脣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于天下其卒將何所濟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雖然吾聞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踰閑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異乎於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踰閑此乃迫于約束非自然爲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踰閑則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雖出入而無所害是故一舉一廢應于外界而爲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踰閑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則恣其情性順其意欲一切破敗而毀棄之此必然之勢也吾輩所處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與一芥不取者而後可與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詐如陳平傾險如賈詡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後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

則非直以陳平賈詡爲重寶而方欲自效陳平賈詡之所爲若以此爲倜儻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國之所短者不在智謀而在貞信不在權術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與漢時絕異楚漢之際風尚淳樸人無詐虞革命之雄起於吹簫編曲漢祖所任用者上自蕭何曹參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之徒大抵木彊少文不識利害彼項王以勇悍仁彊之德與漢氏爭天下其所用皆廉節士兩道德相若也則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此魏無知所以斥尾生孝已爲無用而陳平乃見寶于漢庭矣季漢風節上軼商周魏武雖任刑法所用將士憖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參豫機要者鍾陳二荀皆剛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故賈詡亦貴于霸朝矣其所以見貴者以其時傾險狙詐之才不可多得而貴之也莊周云藥也其實菫也豕零也雞癰也桔梗也是時爲帝者也風教陵夷機械日構至于今日求一質直如蕭曹清白如鍾陳二荀奮厲如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者則不可得而陳平賈詡所在有之盡天下而以詐相傾甲之詐也乙能知之乙之詐也甲又知之其詐即亦歸於無用甲與乙之詐也丙與丁疑之丙與丁之詐也

甲與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則團體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則惟有道德者可以獲勝此無論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爲臯矣談者又曰。識世務者存乎俊傑。所謂英雄。在指麾而定爾。世有材桀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爲己死。則大業可成。逆胡可攘。若必親涖行陳。以身殉事。此無異於鬬雞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嗚呼。爲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戰而定。則亦已矣。若猶待戰。寧有不危而獲者。最觀上世之事。漢高與項氏戰。涉險被創。垂死數四。太公呂后孝惠魯元之屬。登俎墮車。固不暇顧。廣武之矢。滎陽之圍。皆以身冒白刃。然後士卒用命樂爲盡力。光武昆陽之役。親率將士以與虎豹相搏。幸而獲濟。魏武智計。殊絕於人。然猶困於南陽。險于烏巢。危於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此其成事可見者。夫其政府已立軍隊已成驅使將校易如轉軸猶必躬受矢石而後獲之。又況天造草昧壯士烏集紀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復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爲盡力雖乳兒知其不能矣。且漢魏諸君。志在爲己與諸將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勞主生臣死猶可以名分責之今之革命非爲一己而爲中國中

國爲人人所共有則戰死亦爲人人所當有而曰甲者當爲其易乙者當爲其難可乎若以人材難得不欲使之創壽於旗幢者不悟艱難之事固非一人所任爲權首者常敗而成者必在繼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發而興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國矣後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則人材方益衆多夫何匱乏之憂乎昔華盛頓拯一溺兒躍入湍水蓋所謂從井救人者若華盛頓作是念曰溺兒生死輕于鴻毛吾之生死重于泰山空棄萬姓倚賴之軀而爲溺兒授命此可謂至無算者如是則必不入湍矣華盛頓以分外之事而爲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爲之死吾於是知優于私德者亦必優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

且道德之爲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於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一於戊戌變法黨人見之二於庚子保皇黨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揚深秀爲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黨楊銳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時張之洞子爲其父祝壽京師門生故吏皆往拜銳舉酒不能

飲。徐語人曰。今上與太后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吾嘗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爲富貴而已。既覩危機。復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心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著賄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爲國事。則誰肯爲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無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爲以其事屬唐才常。才常素不習外交。有爲之徒龍澤厚爲示道地。其後才常權日盛。凡事不使澤厚知。又日狎妓飲燕不已。澤厚憤發爭之不可得。乃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才常死。其軍需在上海。共事者竊之以走。是故庚子之變。庚子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比於革命。其易數倍。以道德腐敗之故。猶不可久。況其難於此者。積蘆灰以塞鴻水。斷鰲足以立四極。非弘毅負重之士。孰能與於此乎。

或曰。彼二黨之無道德者。以其沒于利祿。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

不爲祿仕。又流宕無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則道德或可以少進乎。若然。吾將大計國人之職業而第論之。

孟軻云。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今之道德大率從于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稗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雖非講如畫一然可以得其槩略矣。農人於道德爲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田園場圃之所入。足以自養。故不必爲盜賊。亦不知天下有營求詐幻事也。平居之遇官長。雖甚謹畏。適有貪殘之吏。頭會箕斂。誅求無度。則亦起而爲變。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飴矣。工人稍知詐僞。楛窳之器。縣薄之材。有時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與農人無異。稗販者有二種。其有荷蕢戴盆。求鬻於市者。則往往與農工相類。若夫千里求珍。牽車載牛。終日輜重不離身。其人涉歷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謠俗。山谷陵阪之間。有戒心於暴客。則亦習拳勇知擊刺。其高者乃

往往有游俠之風。恤貧好施。金錢飛灑。然譸張爲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賈者倚市廛居奇貨。其樸質不逮農工。其豁達不逮稗販。以畜爲實以得爲期。然不敢恣爲姦利。懋遷有無。必濟以信。其有作僞罔利者。取濟一時。久亦無以自立。此則賈人自然之法式也。學究者其文義中律令。其言語成條貫。堅守其所誦習者。而不通于他書。貧無所賴。則陶誕突盜之事亦興。乃有教人作訟以取溫飽。而亦輒與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歷數。然無過取給事畜。迂疏之士。多能樂天。家無斗筲。鳴琴在室。雖學術疏陋。不周世事。而有冲夷自得之風。二者雖有短長。然未至折腰屈膝爲他人作狗馬也。藝士者。醫方繢畫書法雕刻之屬。其事非一。此其以術自贍。固無異於工賈。書畫雕刻之士。多爲食客。而醫師或較量貧富。阿腴貴人。然高者往往傲睨自好。雖有藝術。值其情性乖角之際。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通人者所通多種。若樸學。若理學。若文學。若外學。亦時有兼二者。樸學之士多貪。理學之士多詐。文學之士多淫。至外學則幷包而有之。所恃既堅。足以動人。亦各因其時尚以取富貴。古之鴻文大儒。邈焉不可得矣。卑諂汙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猶飾僞自尊。視學術之不己若

者與資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僕隸高己者則生忌克同己者則相標榜利害之不相容則雖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篤信好學志在生民者署有三數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行伍者多由家人子弟起而從軍亦多閭里無賴姦刼剽暴是其素習。近世徵兵。則學究亦稍稍預之。清淳樸質之氣既亡。而驕橫恣妄之風以起。雖然其取之也。不以詐而以力。其爲患也。不以獨而以羣。大抵近世軍人。與盜賊最相似。而盜賊猶非最無道德者也胥徒者其取以詐不以力矣。其患在獨不在羣矣。異者胥史倘習文法知吏事徒役雖橫猶必假借官符而後得志收發委員作而猖詐甚于門丁地方警察興而拘逮由其自便輿臺皂隸尊爲清流條狠執鞭厚自揚詡言必曰團體議必曰國家有靦面目曾不自怍此其可憤亦其可笑者也幕客者其才望駕胥徒而上之。其持書求薦援引當道浮僞諛佞則胥徒所無也。其受賕骫法高下在心。雖有法律而不可治。則有甚于胥徒者也大略亦分三種。其最下者釐局之司事州縣之徵收。飾小說以干縣令。徒欲得哺餟求飽煖。而無鄉里訟師強毅不屈之風。其稍高者。則閑習法律。明識款目。或曰刑名。或曰升銓。或曰錢穀。略有執守。而舞弄文

法是所擅場其卑鄙則不如司事徵收之甚其最高者所謂傳食幕府治例外之奏議條教者也世之通人多優爲之以簡傲爲諂媚以跅弛爲捭闔以察言觀色固結主知其術彌工其操彌下郡邑守令仰望風采陟罰臧否在其一言商鞅之所必誅韓非之所必戮在此曹也職商者非謂援例納捐得一虛爵謂其建設商會自成團體或有開礦築路通航製器直隸于商部者自滿州政府貪求無度尊奬市儈得其歡心而商人亦自以爲最貴所至阻撓吏治掣曳政權己有欺罔贓私之事長吏詗問則直達商部以解之里巷細民小與己忤則嗾使法吏以治之財力相君權傾督撫官吏之貪汙妄殺者不問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姦犯科者無罰而有害路礦者必誅上無代議監督之益下奪編戶齊民之利或名紡紗織布而鑄私錢或託華族寓居而儲鉛彈斯乃所謂大盜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烝報所在有之則不足論也已京朝官者或出學究或出藝士或出通人而皆離其素樸胥徒幕友之所爲率盡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列卿以下或以氣節文章自託韓愈之博奕飲酒歐陽修之帷薄不修又其素所效法者以爲無傷大節也閣部長官多自此出

其氣益頽欲以金錢娛老而已。若夫新增諸部。則其人兼與職商同行。又其下劣者也。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府縣諸吏虐民罔利。其失尙小。督撫監司則無不以苞苴符劵得之。或有交通强國以自引重投命異族。貳心舊君。而督撫則兼有軍官資格。軍官者其殺人不必如方面官之援律例也。軍法從事而已。其取利不必如方面官之受賄賂也。無事刻餉。有事刧掠而已。督撫爲懷法亂紀之府。提鎭爲逋逃盜賊之魁。自此以下。則僕役爾。差除官者。其浮競汙辱。又甚于京朝方面。各省之局所皆以候補道員蒞之。其人率督撫之外嬖也。同臥共起吮癰舐痔者。是其天職。然也。俄而主人更易。新外嬖來而舊外嬖無所容納。則往往有劾罷者。昔者天子弄臣蓋有所謂茸技狗官。今乃偏于藩鎭。士之無行。於斯極矣。然其次猶有雇譯者。則復爲白人之外嬖。非獨依倚督撫而已。故以此十六職業者。第次道德。則自藝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則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不足別其名。九品中正不能隸其實。要之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于道德也愈遠。今日與藝士通人居。必不如與學究居之樂也。與學究居。必不如與農工稗販坐賈居之樂也。與丁壯有職業者居

必不如與兒童無職業者居之樂也嗚呼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

今之革命黨者於此十六職業將何所隸屬耶農工裨販坐賈學究藝士之倫雖與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責舍通人則誰與然以成事驗之通人率多無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簡擇而取之也循化順則不得不爾浸假農爲良農工爲良工賈爲良賈則道德且不可保學究藝士進而爲通人資藉既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猶專就齊民無位者論之也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將借權以便從事自雇譯外行伍而上其職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于利祿牽于豢養則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權爲良策吾嘗斥之以爲執守未堅而淪沒于富貴之中則鮮不毀方瓦合矣湘軍盛時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者彼其黨援衆多雖事發而不爲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志既攜則必無專心于大事者又其軍中統領率以會黨渠帥起家既得憑藉取悅上心則不憚殘賊同類以求翎頂鹽梟亦然故以會黨制會黨鹽梟制鹽梟者逆胡之長策也以

革命黨而借權于彼彼則亦以是法處之少者必壯壯者必老終爲室家妻子所牽即不得不受其覊縶權不可借而已反被借於人後之噬臍雖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黨者必無效之說也嗚呼層纍益高阽危愈甚縱情則爲奔駒執德則如朽索趨利則如墜石善道則如懸絲楊朱之哭岐塗墨子之悲染練不圖于吾生親見之也

如上所說則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術。固不可知。雖然。必待由光夷齊而後正之。則如河淸之不可俟矣。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錄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昔者稽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時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屛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不知其敗義傷教。至于率天下而無父也。自正始以來。大義不明。徧于天下。山濤旣爲邦說之魁。遂使稽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

其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案顧所謂保國者。今當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當言保國。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爲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云云。吾以爲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吾雖涼德。竊比於我職方員外。錄其三事。以與同志相切厲。則道德其有瘳乎。

一曰知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不恥。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曰行己有恥。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曰恥之于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于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

第八號

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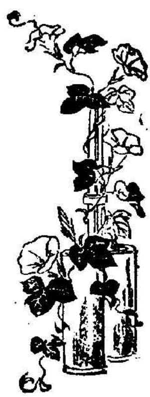
二曰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舞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庇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庸有及乎。」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三曰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之謂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嗚呼。如吾寧人之說。舉第一事。則矜歐語者可以戒矣。舉第二事。則好修飾者可以戒矣。舉第三事。則喜標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華之習。而後可與偕之大道。敝巾葛拂。縕袍麻鞋。上敎修士。下說齊民。值大事之阽危。則能悍然獨往。以爲生民請命。若於此三者。猶未伏除。則必不能忘情于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敵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抑吾于寧人所舉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謂重然諾也。昔人以信爲民寶。雖孔氏之權譎。而猶曰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余以爲知恥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謂。而信復周於世用。雖萑苻聚刼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習俗。以巧詐爲賢能。以貞廉爲迂拙。雖歃血涖盟。猶無所益。是故每立一會。每建一事。未聞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議。而欲食其前言。則曰吾之所爲。乃有大於此者。知禍患之將至。則藉口于遠求學術。容

身而去矣見異己之必勝則遁辟於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必欲正之則當立一條例今有人踵門而告曰爾其爲我殺人掘冢應曰諾殺人掘冢至惡德也後雖悔之而無解于前之已諾則寧犯殺人掘冢之惡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爲德足以庚償殺人掘冢之惡而有餘也夫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商鞅與秦民約。能徙木者與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與之。昔人以爲長德善政今人爲之則必譏其無謂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校量大小比絜長短而曰某事當信某事不當信則雖處當信之事而亦必無踐言之實矣舉此四者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謂嗚呼。端居讀書之日未更世事每觀管子所謂四維孔氏所謂無信不立者固以是爲席上之腐談爾經涉人事憂患漸多目之所覩耳之所聞壞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懷往誥惕然在心爲是傾寫肝鬲以貽吾黨若曰是尚可行則請與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時濟庶幾比于鉛刀一割不幸不濟根本既立雖

死不僅後人必有能繼吾志者雪中原之塗炭光先人之令聞寄奴元璋之績知其不遠若曰迂儒鄙生以此相耀不足以定勝負之數也則分崩之禍不出數歲將使七十二代之遺民終於左衽吾亦惟被羊裘以游大澤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

精衛

嗚呼。滿洲政府將藉立憲之名以行中央集權之實矣我國民將何以處之

今摘錄月來各報所揭北京電報如左。

出洋大臣復命召對之際。極陳立憲規模宜效法日本。並論官制改革之切要。謂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云。

御前會議之結果。定四大方針。(一)自今日以後。十年或十五年爲期。施行立憲政治。(二)其大體倣法日本。廢現制之督撫。各省新設督撫。其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及兵馬之事權。悉收回於中央政府。(四)中央政府之組織與日本之現制相等。

北京日報揭載地方官制草案。於總督巡撫之下。置民政司、財務司、提學司、巡警司、軍政司、外交司、郵務司、等。鹽關道直轄於財政部。不受督撫之節制。因地之廣

狹民之多少設大縣、中縣、小縣長官秩四品。中央官制現已大畧議定惟地方官制朝廷之意欲裁抑督撫之權限將兵權財政權漸次收回於中央政府然會議大臣袁世凱因此事與已有切膚之利害故籌議至不易易云。

滿洲大臣如鐵良榮慶輩自朝諭立憲之後力主中央集權之議。

以上各報所揭雖未知結果何似然滿洲政府謀中央集權則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也或謂袁世凱方秉用而爲直隸總督端方爲五大臣中之一人而爲兩江總督滿洲政府雖欲裁抑督撫之權此二人固必爲梗然此大謬也凡張弛之事必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滿洲政府雖欲中央集權然爲之也不能太驟驟則激變必非狡者所出也惟主權既在彼之掌握因應機會積累爲之中央政府之權日闢百里地方之權日蹙百里此於袁之一身固無利害關係況端本滿人哉然則滿洲之汲汲於立憲者殆無非欲舉中央集權之實此義亦人所易喻矣吾今將論中央集權之關係於漢族與滿族之消長者至深且廣及滿洲人所以不能不主張之故

爲我民族一陳之

中央集權 Centralization 與地方分權 Decentralisation 云者自法理上言之其意義其範圍及其區別學者所聚訟也今唯示其大體之觀念曰中央集權云者全國之政治上之權力集一於中央政府而地方行政機關仰承其意旨以爲之隸役之謂也地方分權云者政治上之權力分配於地方使地方團體自任其措施之責之謂也（此處尚有宜注意者國權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所謂「分權」「集權」者非指權力之本體以言第指權力之行佐以言耳以行使權力之任分賦於各地方斯爲地方分權之義）此二制度孰爲適宜要當視其國之情勢以爲定未可一概論也今日文明各國其政治組織不外乎此二制度而因於歷史及政治上之關係得失利害各有殊趣若夫今日之中國則所研究者不獨有政治上之關係而已且有種族上之關係存焉故判斷此問題可一言以蔽之曰**滿洲政府所以謀中央集權者以少數民族制馭多數民族所不得不然之結果也**夫滿洲以少數民族而爲征服者漢人以多數民族而爲被征服者滿人欲鞏固其權力以長居征服者之地位則莫亟於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此前論「民族的國民」所詳言

者矣。然前論所言祇論政權上滿漢之不平等而已。顧彼既設種種不平等之制度矣。尙必中央集權以削地方之勢者。何也。此其故有二。(一)由於滿洲人數之寡也。以蕞爾五百萬民族而踞於四萬萬民族之上。使其行地方分權制度歟。則一國政治之權分配於各地方。欲滿人獨占政權。非各地方官缺悉滿族占多數不可。然此固事實上之不能者也。雖在小省文武官弁自大員以至末僚數以千計。況乎十八行省。益以東三省。豈區區滿人所能敷用者耶。雍正間嘗議各省武缺悉以滿人補用矣。卒以人數不敷而輟議。乾隆間嘗議各省州縣缺悉以滿人補用矣。卒以人數不敷而輟議。此固滿洲政府所無可如何者也。地方分權之制。既爲彼所萬不能行。則惟中央集權。使一國政治之權全萃於政府。以少數滿洲人把持之。長駕遠馭。指揮天下。無不如志。至於地方行政機關。則狹其權限。使戢戢於中央政府之下。而中央政府得以自由建設之。廢止之。或變更之。彼地方行政機關。不過仰承朝廷意旨。爲之傳宣。爲之執役而已。是故各省文武官吏。雖漢人星羅碁布。而不足以搖動滿洲政府主權之毫末。此則中央集權之所以有利於滿族也。(二)由於滿洲人無地方自

治之資格也。夫地方自治在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事故必人民與土地之關係主爲密切然後能擧其實彼滿洲人則烏足以語此其生活之本據惟是長白山下寧古塔邊莽莽然長林豐草而已逮入關以後有同寄生其宅於北京暨駐防各省者皆別隸旗籍與土民異其籍貫是爲僑寄而非土生一也。其祖宗定制欲其子孫專占政治上軍事上之勢力故禁其營農工商業夫實業與土地有密接之關係而農業尤然人羣所以能由游牧而變爲土著者端恃乎此而滿人坐食口糧不營生業故與土地不相繫屬二也。各省駐防自爲風氣與齊民殊當盛強時以監制家奴自矜異用客凌主靡所不適意設一旦勢力失墜則猶無根之草不俟耰鋤已枯不復菀三也。以此三因故滿人入關以來雖歷二百六十年而猶然客寄與土民相敵視如仇讎莫能相洽然則滿人之在中國可謂之入寇而非可謂之殖民也殖民之道猶以地種樹譬如平原沃壤百種繁生忽有外種闖入物競驟烈年月以後舊種漸湮新種迭盛此爲遷地而良雖本土固有者莫之能敵若白種之於美澳諸州是也入寇則不然譬彼大盜入主人家以威刼人莫敢枝梧然雖滿胠篋之欲而田園室

廬終莫得爲其主人也滿洲人之於中國其情狀正復相類故各省駐防其性質爲客兵而非土民也夫其人民與土地之關係疏逖若此若行地方分權之制則以漢土養漢人以漢人治漢土彼族烏從而染指耶彼知其然故務削地方之權瘠天下以肥政府大權萃於中央而滿人實司其柄夫然後可確保彼族之勢力故曰滿洲政府所以謀中央集權者以少數民族制馭多數民族所不得不然之結果也至於論其制度之變遷則自順治以至道光爲中央集權最盛時代自咸豐以至近日爲中央集權衰落時代近日以往其結果雖不可知要之滿人力欲恢復中央集權之心則章章不可掩者也今逐論之於下

淸室自順治時中央集權之大本固已定矣而猶未固也康熙中削平三藩鑒於尾大不掉之患益集權於政府各省督撫第仰承朝旨以執役而已其馭治之術首重鈐制凡大行省幷設督撫使同城以居互相牽掣別設將軍統駐防之旅以詷伺之復慮督撫之專兵柄也別設提督使統綠營之衆一省之中權位相埒者至少亦三四人其權分其勢渙故中央政府易於統一也又使事必稟命於六部不得自擅部

中、胥吏。恒得以文墨持短長。是故各省庶政咸綜覈於京師。督撫恒不得大行其志。猶以爲未足。特設欽差大臣查辦事件之制。臨時簡派。口銜王命。所至如以湯沃雪。能盡反督撫所爲。使不得參末議。雍正時屢用此術。嘗以清釐財政事。命大臣巡察東南各省。所至州縣缺爲之一空。凡此所以示朝廷不測之威。萬鈞之勢。使天下莫敢有越志也。當時疆吏外受制於同僚。內受制於部曹。又復時懍臨淵之懼。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雍正乾隆朝所以能咄叱殿陛而震驚天下者。恃此故也。至於兵權。尤萃於中央。各省駐防兵額。合十八省東三省及新疆之數。不敵京師禁旅之半。遇有戰役。輒遣親信大臣爲經略。或大將軍。率禁旅出征。威權至重。去一督撫。若拉枯朽。督撫在平時。號爲節制全省綠營。然在戰時。乃無所用。以綠營不任戰故也。故各省兵權。無可言者。至於財政權。亦以中央政府爲其總樞。其財賦多額。有各省地丁、鹽課、關稅、蘆課、魚課、落地雜稅、田地房屋契稅、諸種。戶部筦納之。繩督疆吏以時清釐。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而乾隆初年。驟增至二千四百餘萬。及新疆開闢之後。用帑三千餘萬。而戶

部庫積存增至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用帑六千餘萬。四十六年。戶部庫增至七千八百萬。五十一年。仍存七千餘萬。聚歛之富。至於如此。然此猶曰戶部庫耳。至於內府所儲。殆百倍斯數。嘉慶四年。查鈔弄臣和珅家產。共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一弄臣尚如此。他弄臣可知。而內府更可知。甲午賠欵二百兆耳。而民不堪命。乃和珅一私人之家產。其四分之一。已得二百二十三兆八十九萬兩。若是者何也。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爲中央集權極盛時代。吸海內億兆之脂膏以實內帑。地方愈瘠。朝廷愈肥。觀康熙時。唐甄潛書有云。『清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觀此。足知當時朝野哀愉異情。肥瘠異形矣。而聚歛之數。能若是者。非中央集權之力。必不足以得此。然則謂順治以來。我國民所以憔悴呻吟於水火之中者。莫非滿族中央集權所致。豈過言乎。

自咸豐以來。中央集權之勢日益衰落。而地方行政官之權日重。此實與道光以前。

爲一變局。而爲之原因者。則在於太平天國一役。太平天國之初起也。滿洲政府。亦嘗命大臣如賽尙阿輩督師。咸敗覆無功。乃變計舉一切用兵籌餉之權。悉委之督撫。於是曩者軍政財政兩大權中央政府所力抱持莫釋者。今乃分賦之於各省。自是督撫權力得發舒矣。以兵權言之。曩者督撫所將。不過綠營。至是則各省得自練兵。不受兵部之繩墨。駱秉章爲湖南巡撫。而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胡林翼爲湖北巡撫。而分兵援安徽援江西援湘援浙。此在康熙時。爲越境邀功。當科罪。而當時則盛道其稱伐矣。曩者每有戰事。輒發禁旅。以爲無敵於天下。至是則各省爭言旗兵糜餉鉅。而惰窳不足用。拒絕恐後。而湘軍淮軍瀰漫於海內矣。此其兵權之墮落也。以財權言之。曩者戶部筦天下度支。至是軍需浩繁。司農仰屋。於是各省督撫得自由籌餉。捐輸抽釐諸政。次第舉行。戶部既無所轉輸。則不能如承平時持文墨以議其短長。於是財政之權。亦自中央而移於各行省。庚子以來。威權愈重。彼出洋大臣奏。謂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鎭。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誠非誣言也。

夫觀咸豐以前中央集權之盛隆如此。咸豐以後中央集權之衰落又如彼。則今日

滿洲政府所以自爲計者從可識矣夫其祖若宗所以謀中央集權者非如漢唐宋明然第由於君主專制之結果也彼於沿襲漢唐宋明之原因以外尙有其特別原因焉則種族關係是已將欲以少數民族長駕遠馭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而又無地方自治之資格故其馭治之道不外於中央集權然則**欲知滿族之勢力之消長當於其能否中央集權卜之**然滿人雖愚未有不欲確保其勢力者知欲保其勢力舍中央集權未由則其以死力擁植之固其所也咸豐以來中央權力之失墜非其本懷也四海鼎沸力不能支坐以待亡見疆吏能搘柱强敵因以事權假之苟求救死謀胡能擇及乎安晏乃追悔前者之失計然積重難返非可以一朝一夕之力而挽回之且其所處之時勢與彼之祖宗異彼之祖宗創業垂統定中央集權之制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自太平天國之起也韃虜已瀕於滅亡其所以失而復得者胥賴疆臣之力在勢固不能遽奪其權設去之太驟反足生變此彼虜之所躊躕卻顧者也然疆臣因是之故益得發舒得寸進尺莫知所屆庚子之變朝命練拳滅洋東南督撫竟抗不奉詔而持危扶顚之功卒亦不得不歸

之此彼虜稚心側目者也計之所出莫如藉變法之名以收集權之實然徒曰變法而已猶不得大有所張弛於是立憲之說因以發生蓋立憲者更變政體之事也政體既變則官制將隨以俱變於更變官制之際狹地方行政官之權限則中央政府權力展拓於無形矣逆料虜廷處此詭計必多先尙陰柔終乃强鷙蓋其中央集權力之失墜已非一日對於各省督撫之强有力者方倚藉其力以求自完心雖叵測毒未遽肆也故其始也必外示包荒而徐圖吸收權力於政府此純屬於陰謀波譎雲詭非可枚數例如近日廷議各省設理財使、司法使、警務使、各使皆得與京師各部直接夫使地方行政官皆得與中央政府密接則中央政府眞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勢而督撫幾成局外之人此眞中央集權之善策哉迨既運用如是種々之方畧則督撫之權以漸而削於斯時也乃大肆其虐先擇疆臣負重望者一一以事除去之於是中央集權之目的達滿洲民族政治上之勢力固漢族無噍類矣而此策進行之際必以立憲間執人口立憲者美名也每畫一策立一法必號於衆曰此立憲制度所有事天下之人其孰不俛而從命

以立憲爲表以中央集權

爲裏以立憲爲餌以中央集權爲鈎陽收漢人之虛望陰殖滿人之實權洵排漢之上策哉端方載澤輩立憲的排漢主義能戰勝於廟堂良有以也良有以也

滿洲立憲之本意既如上所述。然爲國民者當何如。味者將曰。自虜廷宣言立憲以來薄海人心爲之沈醉。其策殆已售也。然此悠謬之談耳。以吾所察。天下之人對於虜廷立憲之說。其心事葢有四種。甲種知所謂立憲制度者舍民權（民權者。國民之權力也。此指事實上之權力以言。不可與法律上之權力相混。）發達。決無由成立。而以虜廷言立憲。尤爲國民之殘賊。因決然反對之者。乙種亦知所謂立憲制度者。舍民權發達。決無由成立。而以虜廷言立憲。尤爲國民之殘賊。顧以爲雖於國民有害。而於一已則甚有利。思欲乘時以博取富貴。因樂爲之奔走效力者。丙種未知立憲之實際。而徒慕其虛名。豔羨鄰國立憲之文明。而未詗諸己國之歷史。以爲一朝立憲。即可驟致富强。而儕己國於文明國之列。即已身亦得顧盼雄偉。以立憲國大國民自優異。此種人叩其腦中所儲畜者。殆止知立憲文明專制野蠻八字而已。嗟夫當圖騰社會（此從侯官嚴氏社會通詮譯語。日本人譯爲徽章社會。）時代人

類每以所崇拜之物事黥鏤其形象於肌膚今日之歡祝立憲者胡不以立憲二字
自黥其額出以誇示五洲萬國乎徒以好名之心既熾而國家與種之關係棄置不
問矣若夫丁種則不惟不知立憲之實際抑且不知其虛名渾渾噩噩見人之營擾
方以爲無謂惟知自適己事而已凡此四種近日國民之心理不外於是其在甲種
心如金石非滿洲政府所能動搖也其在丁種無所知識亦非滿洲政府所能倚以
爲助者也其在丙種嗜好已深而滿洲政府又適投其所將發狂曲踴固無足怪雖
然人情所最難堪者希望之極轉爲失望先笑而後號咷則憤戾斯甚今日之歡祝
如此及乎滿洲政府一一反其所爲則履之而後艱即之而後形因失望而覺悟因
覺悟而發憤他日剸刃於韃虜之人即今日歡祝立憲之人也其在乙種則恝棄宗
國自附仇敵罪不容於死然則爲民族的國民計甲種之人當以爲友乙種之人當
引爲敵丙種之人聽之可也丁種之人教之可也乎迨甲種之人日益多丁種之人
日益少則滿洲立憲之謀敗而國民革命之功成矣而逆料前途必至於是何也滿
洲之言立憲猶人之戴面具不可以久眞相一露羣謀大作以作僞挑國民之怒其

酷烈甚於苛政革命之事其能已乎吾今將繼論國民對於滿洲立憲所當實行革命事業之方法

革命事業大者有二一曰**地方自治權當先占之**二曰**主權當收復之**分論於下

一曰先占地方自治權　滿洲政府將藉立憲之名以行中央集權之實既如上所述然則我國民雖欲謀地方自治其區域不已狹隘乎地方團體之權力遠不如政府之權力之强大政府挾其雷霆萬鈞之力何所求而不得地方團體寧能有碩果之存乎然事在今日猶非無可爲者蓋滿洲政府謀中央集權其行之也不能遽驟而既已宣言立憲則不能不許人地方自治然則乘其未能舉中央集權之實之際我國民急謀自治收聚權力於地方團體眞不可逸之機會也蓋在今日雖已有立憲之宣言而政體猶然君主專制凡君主專制以家天下爲心而於關于國利民福之政事咸措而不問以其無關於家天下之本旨也故其所汲汲者不外數端一爲兵權兵權者家天下所恃之利器也得喪靡常微此利器不足以自衛而禦人以一

牧者驅牛羊千百。而戢々莫之抗者。畏其鞭箠故也。兵權其君主牧天下之鞭箠乎。其抱持不釋。亦固其所。次爲刑罰權。君主所以保有此權者。亦猶保有兵權之意。所謂大則以兵。小則以刑者也。次爲典禮權。儒者言之代治民之道。皆出於禮。孟德斯鳩亦言君主政治之精神。在於榮禮。蓋家天下者。唯以兵刑馭民。將不勝其繁。且以力服人。不如馴擾其心之爲愈。漢之叔孫通。元之劉秉忠。皆識此意者也。次爲財政權。君主所以樂於家天下者。以其富有四海故也。非多財不足以窮侈極欲。斯四者。實爲君主專制所有事。而皆出於家天下之結果。其他關於國家之安寧。人民之幸福者。咸在不顧。持以與今日文明國之行政事務相較。其繁簡殆不可以道里計。今日文明國之行政事務。大概可分五種。一曰關於國民之物質的生活者。若民籍。交通。土木。山林。水利。開鑛。農工商業。衛生等是也。二曰關於國民之精神的生活者。若教育。宗教是也。三曰關於公共之救恤者。若賑濟。貯蓄是也。四曰關於公共之安寧者。若外交。警察。監獄。司法行政。軍務行政是也。五曰關於資財者。若國家之歲入。國有財產。國債等是也。（分類行政事務者。學說甚繁。今從佛國學者斯莫黎之說。）其繁重若是。蓋其目的相異故也。專制

君主以家天下爲目的。其目的物至爲單純。苟爲其一姓謀安全顧斯足矣。故其行政事務亦因而單簡。近世之文明國家則不然。其最高目的。在于國家之自由活動。而第二段之目的。則在于國家之權力之維持發達及秩序之維持發達箇人精神上物質上之充實發達。（論國家之目的者說亦至繁今從日本學者筧克彥之說）其範圍之廣大如是。故政事亦不期而繁重也。今滿洲政府既揚言欲立憲矣。則凡文明國所舉行之政事。將不能不模仿而舉行。於此當生一問題焉。舉行此事務者爲中央政府乎抑地方團體乎。以吾思之。**未舉行之事務即未發生之權利也孰先舉行此事務者即孰先占得此權利者**我國民宜及此時趣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中廣興庶政凡事之待舉者率先謀之及事之已成其利益被於地方不俟言也而其權力既爲此地方團體所固有權力日恢卓然克自樹立人民之地位庶幾無漂搖之慮乎今請舉例以明之警察者其目的在於保持安寧之秩序其手段在於防止危害其形式在于制限自由此內務行政之不可少者也然不善用之則適足爲政府之鷹犬人民之蠹賊而已蓋隱微縝密之地凡兵刑之力所不能及

者警察之力則足以及之以無道之君主而有完備之警察以爲之耳目手足則全國人民自由剝蝕如被縛縶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滿洲政府近亦知此於軍事外最注意警察邇者已設警部矣是爲中央警察之起點然方草創力未及遠而各行省自省會而外諸州縣未設警察者尚不可僂指誠使地方團體於此時力任其事則地方警察拓一步中央警察即蹙一步此眞人民權利與自由之保障不可忽也又如教育之要亦人所共喻者矣甲午以來各省奮興教育學堂林立任其事者多在民間於虜廷無與也而近者忽設學部以謀統一斯亦彼虜之野心也蓋彼虜夙挾愚民之策見民間教育奮興至此固已心悸而各處學堂既由民力創辦多能脫離官府羈勒自由以定教育宗旨因是而國民主義民族主義不期而普及此尤中其所忌故設學部謀欲舉全國教育行政以中央機關統一之即或未能干涉其事業固可干涉其宗旨逆臆將來必實行所謂勅語教育者斯時則毒將甚於焚書坑儒百倍矣夫欲變遷國民之心理莫如教育雖其他鼓吹之事亦非無效然往往徒喚起人具體的觀念而不能爲抽象的研究其結果甚囂塵上而不足與言條理惟

夫教育則能以學理能釋主義以細針密縷之法行之使智識與意氣俱分進步斯實國民事業之所恃爲泉源者奈何使異族政府得司其柄以恣其蹂躪耶故爲今日計地方團體誠宜乘中央政府權力所未及急起而謀教育事業教育事業由地方團體力任之則教育權固在掌握矣以上二例舉其一端他皆稱是要之地方團體換言之即漢人團體也中央政府換言之即異族政府也事權之宜誰屬固有不煩言者而是異族者其力祗能高踞於中央而未能分處於各地方而我漢人則中央政府雖爲異族所占據而地方團體則固歌於斯哭於斯聚族於斯者使處中央集權炙手可熱時代則誠莫能爲之謀幸今日者彼中更墮落復謀振起方如驚鳥盤空未下此眞急起直追之時稍一蹉跎悔無及矣天下惟盡義務者乃能享權利漢人多創一事業即多獲一權利地方團體權力既盛根本自固中央政府孤立於上無能爲也吾之勸我國民先占地方自治權者以此雖然以爲革命事業之唯一方法則大誤也凡地方自治權由主權所承認者也主權尙在彼族之手漢人徒有地方自治權於事何濟豈有以地方團體而足與政府抗者哉藉令權利爲我所先

占彼政府固不難移臂而奪之往者公益事業始由商辦者及其成功輒改歸官辦已事可鑑也即使彼不見奪固可別設一統攝之方法使不能不就其範圍則猶之無效也故吾今繼論收復主權之事

二曰收復主權 在君主國所使主權者厥惟君主主權之意義。學說至夥。且挾有沿革上之理由。故尤爲難治。蓋本來之意義。既與歷史上之意義不同。而學理上之意義。又與習慣上之意義不同。故此二字。驟見似普通。而實含繁賾之義。若自眞正之意義以言。則主權云者。國家之權力之最高且獨立者也。換言之。則不受他人之制限之謂。此其意。義屬於消極。然事實上則不爾々。不獨普通慣用者。不作如是解。即外國之憲法或法律之用語。亦多含一定之內容。未可以學理之見解。而排斥一切故於此圖行文之便。所謂主權。其意義無沿慣用者。即國家最高之權力。爲各權力之淵源。而於國內宰制一切者之謂。此義自法理以言。則爲不合。然此文注重事實。無取侈陳法理。故就普通熟用者用之。 自滿人入關以來吾漢族之喪失主權二百六十年於玆矣主權一日不收復吾漢人一日爲亡國之民而欲收復此主權所謂收復主權者。即收復行使主權之機關之謂。非謂收復主權之本體也。 非撲滅此政府不可答不能於根本上著手而徒枝々節節以爲之雖漢人肝腦塗地而滿人勢力之根據未嘗動搖也盖滿人之於中國猶之城狐社鼠挾國家之主權以宰制萬類故可以無所不爲爲善自由爲惡亦自由當其進退狼狽思得漢人之助則姑爲假仁假義以買其歡心而得其死力及乎得志則又凌踐如孤雛腐鼠矣方其爲惡漢人飲

恨而已及其爲善則尤心死飲酖若醴認賊作父寧有幸乎故欲蘇漢族更無他途惟有奪主權於滿人之手而已而曰奪主權更無他途惟有革命而已何以言收復主權惟恃革命也則以主權者滿人恃以爲生活之本據人雖至愚未有肯推其生活之本據而以讓人者故決不能以揖讓得之而惟當以强力取之此事之至明者也使舍革命而外別有收復主權之方法則人亦何樂而不爲無如此乃必無之事即如近者有謂勸告開明專制爲收復主權之一方法者不知開明云者形容語耳且開明與否爲專制者之自由固無籍於人之勸告且勸告者自立於局外之地位而以言沃當局者也是其言已爲無効力之言於事奚補抑不止於事無補而已導一國之人以立於局外之地位而爲無責任之言是直增殖其倚賴性而鋤除其責任心而已嗟夫以空談救國已屬夢想況夫其言乃無效力無責任而欲倚以爲政治革命之事業不亦異乎持此策而欲收復主權豈惟無效而已適足增異族政府之權力耳又有謂要求立憲足以收復主權者斯其言似稍進而不知其謬乃與勸告開明專制等蓋憲法者關於政體之問題而非關於國體之問題也國體者因於

國家之最高機關之如何以爲區別。最高機關以一人司之曰君主國體。以多數人司之曰民主國體。政體者因於國家之最高機關之作用及形式之如何以爲區別。以一機關總攬統治權之全部者曰專制政體。此機關或須受他機關之限制或須與他之機關共同而行統治權者曰立憲政體。是故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其最高機關皆存於君主所異者專制則以一機關總攬統治權立憲則尙有其他之機關以限制其權力而已。然欲問最高機關之權力可得受限制否此非可求之於法文當求諸國民事實上之權力國民事實上之權力爲使憲法發生之原因而非憲法既發生後之結果也。國民事實上之權力能限制君主之權力則憲法爲有效否則具文而已。英吉利與土耳其同爲君主立憲而其實判若天淵者英吉利之憲法以國民之權力製成之土耳其之憲法以君主之權力製成之也。至於日本其民權不如英吉利者亦坐此故。然日本雖以君權立憲而猶參以國民之權力故不至如土耳其之專制。若今日之滿洲政府其大權猶在掌握自奉己意以定憲法於國民何與焉藉令果如僞朝諭所言數年之後再宣布立憲時期洎乎立憲之時期已至而滿洲政府之大權固無所損其毫末反得藉憲法以爲其權力之保障愈令人民不

可犯干而已今之想望立憲者其迷謬所在蓋由以爲立憲之後則滿漢二族得立於平等之地位以競爭政治上之勢力曾亦思政治上之勢力在滿洲政府掌握中已垂三百年而人民之勢力今尚未有尺寸之地乎立憲事業滿洲政府實司其柄自定憲法以規律大權之行動其勢至强而欲人民於大權政治之下仰而與爭政治上之勢力何不知自量也論者豈不曰今距立憲時期尚遠此數年中固可養成民力不知所能養成者充類至盡地方自治而已若夫主權豈所敢望而主權尚在彼族之手則地方自治寧有效乎是以言立憲者無損於滿洲政府大權之毫末亦至易解矣滿洲政府知其然也此一紙不甚愛惜之空文亦復何吝而此空文之發布尚在後日則此數年間正可藉口於預備立憲而以舉中央集權之實此在滿洲政府計固甚得所至可哀憐者此蠕蠕然四百兆之人民耳　**主權尚在滿族之手則所謂開明專制與立憲皆殘賊漢人之具而已**　我民族宜於根本處着手以革命爲收復主權之唯一方法然後民族的國民之目的乃可以達耳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七號）

漢民

第三　國家獨立權

吾前文言我國民今玆之排外。其中非必含有仇外賤外之觀念。又曰自正當之排外言。則主張自國之權利。而於其必需者排除外國人不使共之之謂。然則惟狹義之排外（含有賤外仇外觀念者）爲與國際法爲不相容。而於必需之範圍主張自國之權利者無所刺戾於法也。顧世之言者怯惕於外交之不競。受排斥於人之不暇。而排人者又皆行以國際上不可能之手段。致授人以柄。不可收拾。於是相驚以排外爲最不美之名詞。此其說誠不可無以糾之。蓋國家之要素有三。曰人民。曰土地。曰主權。主權依於領土範圍而自由行動。對於內部。則存在於其領土內之個人團體。皆使服從。而對於外部。不受他之干涉。學者分爲國內法上主權與國際法上主權。國際上主權。即獨立權也。其爲獨立也。以對於外部不受干涉爲其活動之原則。故窩嘉氏揭自領在主權所生國際法之三大原則。其第二原則曰。各國於法律

上不能干涉他國之內政其第三原則曰領土者與其國之管轄同其範圍知此二大原則即可以明獨立權之所由來夫既與其領土同其管轄之範圍則於其範圍內不許他權力之存在可知也各國不能干涉他國之內政爲法律之制限則反之而有違法以干涉他國內政者其被干涉之國必有排斥干涉之權利爲法律所容認保護可知也譬之個人於其權利所得利用享有之範圍內則他人不得反其意思而侵妨之若有反其意思而侵妨之者則法律許予其被侵妨者以排斥之之權利而加以保護又國際法上國家之有獨立猶國法上箇人之有自由於國法所認其箇人之自由則必不受他之箇人之干涉故箇人亦爲獨立而國際法既認國家之獨立則亦必不受他國之干涉而其行動乃爲自由所異者則個人與個人共立於國家一大團體之下故其遇他箇人侵妨其權利大半於自助之外恆救濟以國家之權力而國家間平等並立則更無居其上者之機關與制裁而舍自力自助之外幾無防衛救濟之道如是而已矣然則吾前文所言主張自國之權利而於其必需者排斥外人不使共之者不惟不戾於國際法而且爲國際法所特認保護也又

且使於其必需排斥者而不能則無以保自國之權利即無以爲獨立也故以國際法上認有國家獨立權即可云認有非干涉之原則而遇適用此原則之時則斷可云有排斥外人之權利且夫立言者就於一之論點而可以絕對主張者天下幾無有也人之行爲或不行爲固各應於其地其時其事而爲是非優劣功過焉爲絕對消極論者之不可猶絕對爲積極論者之不可耳故排外一手段也衷於賤外仇外之觀念而濫用之則悖於國際法之平等權交通權而其爲害之結果可以召亡昔之言排外者所不免也然而懲羹吹虀因咽廢食以排外爲絕對不可能欲使一國之人盡刋除此一觀念則又悖於國際法之獨立權而其爲害之結果亦以召亡又今茲所言排外者之類也夫吾人固非絕對主張排外。而以爲彼賤外仇外者助。顧以爲有界說焉即主張自國權利依於國際法行動遇有他國違法干涉之時則斷然可省排斥之舉動而如彼爲絕對消極論者則吾人方惡其張强暴者之燄相率以蹂躪國際法之獨立權而使爲弱國者若含俯仰隨人之外無他策其爲我國國民立言則必欲盡耡其氣使不敢絲毫有峙抗外力之意志養成媚外之風厥失

爲尤大吾人以爲國民主張自國權利之觀念實爲國家維持國際法上獨立權之要素使國民咸不思主張自國權利則國力必消沈而無以自立於國際團體之內然而主張自國權利者又必不能盡忘排外之觀念以有權利彼此衝突時暨爲外力所侵妨時也故欲維持其國家之獨立則必增長國民主張自國權利之觀念欲增長國民主張自國權利之觀念則不能盡勦其排外之思想而此排外之思想亦懼其橫溢濫用也則道莫如因利而正導之使知國際法上有所謂平等權交通權者則彼自不爲絕對的積極主張以取野蠻之譏而爲國際所不容又使知國際法上有所謂獨立權者則於其必需主張權利之時能正用其排斥手段以維持其國度夫如是則何有於憂無意識排外者之違法召釁而遂欲舉一切排外之觀念而刊除淨盡者乎。夫學者惟慮一般國民知識蒙稚。而乏於條理。乃爲說以正之。而其言抑矯枉過正無復條理。或且曰。其間爲之界說不易。懼煽動之餘。招無遠慮者之誤認。不若爲消極論之無過。則祇形其說之脆弱而已。吾人所主之排外。對於惟以開教仇殺爲排外者言。故有廣義狹義之稱。而又謂有正當之排外與不正當之

排外。則其區別一衡準於國際法。其妨害於平等權交通權而用國際上不可能之手段者不正當之排外也其原本獨立權應於必需而爲自國主張權利者正當之排外也是故好排外者與惡排外者皆不可不知國際法上之獨立權知國際法上之獨立權然後可與言排外之是非得失

羅連士曰。獨立權者。於尊重他之獨立權之範圍內。不受他之干涉。而處分內外一切事務之權也。一部主權國無有完全獨立權。故外交文書雖間有仍稱此等國爲獨立國者。亦不足據。按氏之定義。於法理無所非難。惟尊重他獨立權之範圍一語。以示獨立權之制限而防其濫用。然獨立權之性質未明。則謂他獨立權之範圍亦不得明。爲國際獨立權下定義。而以他獨立權爲制限。其意猶云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也。然此意義固當函括於不受他之干涉之內。國而皆不受他之干涉。即皆不爲干涉。而尊重他之獨立權不待言故也。故高橋作衛本氏之定義而稍變之。曰謂不受他國之干涉而對於內外爲自由行動之權。其不取氏尊重他獨立權一語。盖明豁矣。惟高橋作衛以爲一部主權國無完全主權國一切權。而亦有不

失爲獨立國者。舉比利時爲證。謂其對外主權之一已被制限。(指開戰權言)而千八百三十一年及三十九年條約宣言爲獨立國國際一般亦視之爲獨立國。以駁氏無完全獨立權者不爲獨立國之說。則非氏之悞而高橋之悞也。國際法上所謂半主權國與一部主權國之稱。嘗爲國法學者所非難。(如拉攀氏)然以對有完全主權獨立國言。無適當之名詞。故假藉爲此稱號。或曰半主權國。或曰一部主權國。或曰不完全主權國。或曰半立國。其稱殊。其義一。而其種類則納貢國、從國、被保護國也。至於永久中立國。則不能一例視爲半主權一部主權國。蓋主權之缺損與主權之受制限者不同。李斯德曰國際法上之權利能力與行爲能力。純然同物。缺其行爲能力之一部而借地國之主權補此缺損者半主權國一部主權國也。其由條約而負義務。或對於一定之行爲不行爲而有義務或受制限者。即依然國際上完全之國家也。故永久局外中立國。爲全部主權國。惟其主權之行使受制限。即依於條約負不能進而與他國開戰之義務。爲李斯德氏所舉之第二種。當與缺其行爲能力而借他國主權者。嚴示其區別。高橋所揭比利時之先例。此國特永久局外中

立國。非半主權國也。故國際一般視爲獨立。至於爲納貢國從國被保護國。卽國際間無有視爲獨立國。以所爲能力之缺損。故是卽羅連士所謂一部主權國。以無有完全獨立權。不得爲獨立國。誠哉不悞。而高橋乃僅因於永久中立國之例。遂謂一部主權國亦有不失爲獨立國。按羅連士亦不認永久局外中立國爲半主權國者更從而爲之詞曰。「此等國何以爲獨立。以其國自由行使所得享有之諸權。不受他之干涉。卽一國當執行其現所有對內對外諸權。不受他之掣肘。而自由活働。謂之獨立權。」如其言。卽一國雖受他國家干涉至如何程度亦得有獨立權爲獨立國。則試問今日國際上亦尙有認安南朝鮮爲獨立國者乎。亦尙有認普魯加利亞羅馬尼亞爲獨立國者乎。徵諸事實。有以見其不然。而以認一部主權國爲有獨立權故。至以苟得自由行使其權利者卽爲獨立權之意義。其行爲能力已有所缺損者亦不問。國際獨立權遂若無足重輕。是豈國際法容認獨立權爲基本權之本意耶。羅連士曰。掃蕩世界主權之舊感念。宗教改革而各國獨立主義爲之代。是實新教國際法大家之功。今日國際法之所以成立也。蓋當世界主權觀念最盛時代。卽舉世無復訟言國家獨立者。國家

不能獨立。卽無以國爲國際法組織之單位。無國際法上權利義務之主體。而國際法決不能存在。今日國際法雖稍進步。然比之國內法則殊爲幼稚。固不能保強大者之不蹂法而妄爲。存此獨立權。可爲對抗他國暴行之資。且所謂獨立權者。以使國際法權利義務主體之存在。無異國家之人格權。則於國際法未可以須臾離也」知獨立權之意義。尤必知獨立權之內容。以獨立權之實行。則對於其爲侵妨者有排斥干涉之權利。然不審其內容。則或已被他國侵妨而不知所以防衛。或不知其界限而轉侵他國。此權之範圍進退。皆失據也。惟從來學者解釋不一致。依瑪爾丁之說則如左。

第一　關於國內憲法及國內行政之設備之絕對的自由。（政體之變更。法令之發布。官吏之任免。地方行政之組織。）

第二　導國際事件於獨立之權。（對外政策。及領事任免。條約締結。防禦力增進等。）

此以關於內國之事項與關於外交之事項並舉。其屬於國內事項。本爲國內法研

究之問題。而亦得為獨立權之內容者。則以獨立權原指不被他國支配拘束之一國國權而言。自其活動於國內對於國內之人及物為最高主權。則國法上之主權。對內主權法權也。自其對於外國而活動完全獨立不受干涉。則國際法上主權對外主權獨立權也。故曰異其觀察之方面。非二者分離而各存在。（第六號述拉攀氏美濃部達吉氏學說參照）然一為於內統治最高一為於外不受干涉則又有積極消極之不同以消極的為獨立之作用則自函括一切自由處理內政外交之權利而國內事項亦得以之為內容蓋其發政施令雖屬國內法問題而其政令不得受他之干涉則國際法之問題英美學者。雖有離主權與獨立權為二者。然其學獨立權之內容。亦無不兼國內事項與外交事項。羅連士所以謂獨立權為不外自他國視之之主權。則與主權同其內容無疑故其於國內則為管轄權析為立法行政司法之三者若何行使若何變更皆其自由在版圖內之人民不問其為自國籍與他國籍者在版圖內之財產亦不問其屬自國所有或他國所有者皆使立於自國法律規則之下而完全管轄之為原則非有自國之許可則他國不得於自國版

圖內募集兵士或通行軍隊行使軍事上之權力非有條約之合意則他國不能有領事裁判權及警察權此以國內事項爲其內容也其於外交則得以自國之任意與他國爲經濟政略上之條約及約定其他一切之關係平時則實行其國際交通權授受公使任免領事增進海陸之國防依於時宜得自與他國開戰及戰爭休止而媾和俱其國自由不受牽掣其權利有受他國之侵損者得要求救濟賠償又得反抗他國之不法行爲此以外交事項爲其內容也瑪爾丁所固舉皆爲內政外交之重大者。然其於第一項。包政體變更法令發布官吏任免地方行政組織要爲屬於國家立法行政權。而於司法權缺而不舉。夫司法權於對內主權之爲重。曾不待言。即屬地主權爲國際法原則。而壓伏他之屬人主權。亦大半爲司法權之作用。故他學者言獨立權之內容。並舉三權不遺司法。此獨遺之。其意殆以今世雖獨立國有受領事裁判權之制限。其司法權之行使不能獨立者。故寧除斥之。不爲獨立權之內容也。然是亦悞。國家於其領七內得絕對行使其法權者原則也因於條約制限設他國領事裁判而自國法權不能領土同其範圍者例外也以少數國之例外

而廢一般之原則不言已爲不當且如防禦力之增進國際上亦有爲之條約以限制一國之自由者其國不失爲獨立國而瑪爾丁氏亦存之爲獨立權之一則又何也然則求獨立權內容之備於內國事項其不能廢除司法權亦明矣

準是以言必其國家能自由處理其內政外交之事不受他之干涉而後爲能擧國際上獨立權之內容而國際上所稱爲獨立國殆不外此意今世獨立國如英俄德法如美如日本無不能悉擧此內容者而所慮於彼者則惟行使其權利之過度有侵妨他國之虞而已而以觀諸我國則任外人爲稅官亦國家行政權之自由也而一國以約爲擔保用其國人一國又提議要求與之更代其權力不啻足以左右我也方面大臣有一不洽於强鄰之議者則訟之外部以排外爲詞必使之去位而後已而其貪賤者則又援多人之力以自保（如蘇元春之於廣西增祺之於奉天等獨錫良去河南巡撫任某國擧留政府將許之錫上奏言已縱勝任河南亦不可以外人之言爲進退一時嘖嘖稱其賢）稅法改正不能自由猶曰以通商之關係故從於協定也增設一稅務大臣而各國竟嘖有煩言（英國尤甚近日其倫敦太晤

士報猶主張干涉之議論未已也。（然此猶可曰一時一事之干涉。非能使吾國權常受制限也。至與各國結約而許認其有領事裁判權。則司法受制限而不能與領土同其範圍矣。（領事裁判權問題。尚當詳論之於後。）辛丑媾和約成。而對外主權益被侵。例如第五欵爲不準將軍火暨專爲製造軍火各種器料運入中國境內。其第八欵允將大沽礮臺及有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礮臺一律剷平。則瑪爾丁氏所謂防禦力之增進者無復有其自由矣。以上所舉。爲與我國主權有直接重大之關係者。其他間接之損失。不與焉。其中央政府以外。揣摩爲媚外之風氣。遇事受人干涉。其結果輒犧牲吾民之權利或利益者。尤不勝算。夫事以相較相形而見絀。見絀則不平之觀念所由伏也。而況以不法而舉其權利利益爲外人犧牲。則以不平之鳴。尤非無因而起。而內欲爭之政府不可得。則欲直接爭諸外人以憤激。尤甚者乃訴之于腕力而無所擇。此吾人所以屢言彼政府爲造成排外之原因者也。國民之排外。大者維持國家之獨立權。小者亦主張其社會之權利而使政府不爲他人弱。受種種之干涉者。則排外之事。皆可以不起。以政府之敗失。國民乃承其流而救之。其爲是非功過。殆亦不難

於裁決矣吾聞之閩粵之間有鄙諺焉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此言吾民氣之未嘗無可畏而不良之政府官吏獨不惜魚肉之以求媚於外蓋道其實也然吾民之心理既不能表現於上而異族爲制外人得假之以爲傀儡以畏洋人之官臨畏官之百姓則百姓以其畏官故並畏洋人薾然喪氣退而失其所居斯時所謂畏百姓者將不可復見矣鄰之厚則我之薄干涉人國傷其國權而對於其自主張權利者概斥之爲野蠻殆欲求「予取予携不汝訾瑕」者而後快此偏私之論不足冤也即其進於此而但以鬧教仇殺爲詬病疑我國民者狹義排外之惡性根者亦未知其原因所由來也凡一國國民狹義的排外思想以鎖國時代爲盛而及於國際交通內外平等之時代則此思想必除而其不能無所留遺者必有物焉爲梗於其心理使其不能淡然忘也日本維新以前覆幕之論與攘夷論並熾幕府既倒而攘夷論熄是猶我國以民族之觀念而並生排外之感情即亦非滿政府既倒難使之平也日本自明治二十三年各國撤去其領事裁判權其國權遂獨立不受他之制限故國民排外之事不見於三島中何者國家爲國際法之主體彼國家能維

持其國際獨立權自由行動不受他國干涉其版圖內之人民財產方共立於同一法律規則之下無所不平既無干涉之者亦無容其排斥干涉者則所餘之排外惟於國法上待遇外人者立一二制限爲平等主義之例外而已（歐美各國雖皆既取內外平等主義。爲立法之原則。然究不能無二三例外。所以有是例外。亦主張自國權利。就於其必需者。排除外人。不使共有之之意。亦可入吾人所主正當排外之分類中。）故使我國異族政府既去國家之獨立權既復則所謂支那人排外者當不可見非虛言也雖然。欲完全達吾國民主張權利之目的非撲滿革命之後不能收其功而及根本問題之未解決時先不可不研究其救濟回復之方法手段以爲將來之豫備蓋吾國所失於外交而獨立權之被侵妨者可別之爲二。其一由於條約而被制限者。即上文所舉關於領事裁判權及辛丑和約之各欵是也。其一不由於條約而被干涉者則發布命令任免官吏。中央政府及地方行政之受外人牽掣者是也。二者相較。就其事實之利害言則規定於條約而不能違反者其事重而就權利之關係言則直反於國家之意思而爲所干涉支配者其失大蓋由於條約

者爲雙方合意之結果猶非被國家以外之權力之制限也故條約內容必爲列舉而限於或之條件於條約所既定之條件而踐行之則在彼爲有權利在我爲負義務非若彼以一方意思而干涉者直橫躪我之國權而已也以是而爲回復國權之道亦有二其對於任意之干涉可主張國家獨立權而抗拒之無所躊躇其對於條約之制限則寧忍以俟之而徐圖其修正蓋條約有拘束當事者間全國之效力而其効力未消滅則縱在義務國損辱已甚亦無如何然各國交際未嘗不視國力之强弱以爲進退而相與結不對等之約者其被制限之一方固爲不利而其他一方亦未必以制限人國國權爲樂也縱其有是是亦爲懷抱侵略野心者之少數而其他則皆有其必要之原因迫使不得不爾者而我爲之解釋焉爲之保證焉使無復疑慮而視其前約爲無足重輕然後可得而改壬寅新訂中英商約第十二欵有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卽允棄其治外法權之語。(此所謂治外法權當爲領事裁判權英文 (Consular Jurisction) 漢舊譯爲治外法權誤) 中日條約十一欵中美條約十五欵等皆有此語足知各國

非必堅護此權。（滿政府以此乃張皇布設。企以緣飾觀聽。殊不知英日等商約。雖可爲收復法權之根据。然若滿政府之粉飾僞令。則斷不足以得外人之信用。如商律新布。而粵漢鐵路公司違律私舉。不問也。一法令之下。求其實行且難。安有如商約皆臻妥善之日。若全倚此約爲根据。則盍觀埃及之故事。歐洲各國以一八六七年在埃及始有混合裁判權。至一八七三年各國爲埃及定裁判所構成法。與埃及約至一八八一年如能修善法律。則撤回混合裁判權。至期而埃及如故。遂延約爲一八九九年。至期而埃及又如故。各國遂認爲永久不撤。滿政府徒事空文。吾懼其蹈埃及之覆轍也。） 亦視我後茲之法政爲如何耳。或曰。獨立權之行使。以條約受制限者。於國際法上不失爲獨立國。則此等條約。奚必其亟變之耶。曰是不然。主權之行使受制限者。雖不能主權一部之缺損者同語。而倘不失其獨立國之資格。然以受制限者與不受制限者較。則顯有不平等之事實矣。況其結果貽莫大之損失爲不可諱也。吾前文有云。國爲人弱。有不必至於法律上不得平等而已。爲甚可悲者。一國國民欲振強其國者。不當以法律上之平等爲已足。吾於茲亦云。然吾國民

無以不失法律上獨立權爲已足也。

淺學之士。驟聞國際上有所謂自衛權者。未嘗審其意義。以爲是固與獨立權對抗之權利。則舉國際上一切干涉之舉動而皆謂可以託詞强解焉其貽悞社會爲不細。故本節特詳論之。

第四　國家自衛權

關於國家自衛權之意義。國際法學者之說。可別爲三。

(甲)以自衛權爲國家基本權者。　此說爲法德舊日學者所主張。其言自衛權之意義爲最廣。舉一國增設軍備及締結攻守盟約爲國家防衛之準備亦屬之。蓋舊日學者於國家基本權中更列自存權一種。或並之爲自衛權。要其所指則大半屬獨立權之內容。以一國所得自爲不受他之干涉者也

(乙)以自衛權爲非國家基本權者。　此說英美學者唱之。荷爾曰。自衛權者國家對於他國雖負如何義務。若關係於自國之安危存亡時則可不履行其義務也。而威斯特歷則更詳言之曰。法者。不許人爲衛己而還危險於他人。由法所

許之行爲得使他人之身體財產權利受損害者必其他人怠於或之義務爲前提此外則無爲自衛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國家與個人有同一之性當以同一之法而律兩者吾人未見國家爲能極端以行其自衛者寧謂國家自衛權比於個人自衛權爲愈受制限未可知也其辨駁他家之學說曰。所謂自衛權與他國之獨立權相衝突而獨立權固基本權之一是基本權與基本權相對立相衝突也故獨立權與自衛權同時俱認爲絕對權則徒生混雜而已於國際上無實益（中略）吾人不能發見所謂自衛權爲基本權之理由故不以爲基本權利僅論定其作用及範圍而已

(丙)以自衛權爲非權利者。　此說近時德國學者哈爾波倫倡之。李斯德一派學者和之以爲論者所謂自衛權發生之際即當於德國刑法緊急狀態（Notstand)緊急行爲(Notstandshandlung)自己之法益瀕於危難而救之於舍加害他人法益之外無他道時（緊急狀態）所執之行爲曰緊急行爲非適法亦非不法法唯付之不問不加罰亦不保護自衛權之意義當爲國際緊急行爲自

國權利瀕於危殆所執之手段故以爲基本權者誤以爲救濟權者亦誤權利爲法所保護之利益法不能同時保護兩之利益故無得害權利之權利即無得侵害獨立權之自衛凡故國際自衛行爲非一之權利法惟放任之而已

右三說中以(丙)之法理論爲最嚴確然(乙)說亦非與爲矛盾蓋(乙)說雖未除斥自衛權於國際權利之外而不以爲與獨立權並立及證以國法無因自衛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則所同也惟(乙)說以國際自衛權得限於他一方有罪過時而行使之其說爲他學者所攻以於國際法無由判決國家行爲之爲正當與否恒有訴之於戰爭而後定者故雖以是爲制限已故自吾人論之(乙)說認自衛權爲權利其意義雖若較(丙)說爲寬而其以正當行爲爲限則其範圍轉較(丙)說爲狹若其不能得正當之理由者則雖緊急危亡之際亦無有抵抗之事此威斯特歷所主張也而李斯德一派則限於緊急狀態而生緊急行爲不問其有正當之理由與否故以刑法準之則李斯德一派以自衛請當緊急行爲而威斯特歷等則以爲正當防衛緊急行爲刑法上之放任行爲也(不加罰亦不保護)正當防衛則刑法上權利行爲也二者重

要之差別則正當行爲爲僅對立於不正之侵害行爲緊急行爲則對立於非不正之侵害（正當防衛對於不正之正當緊急行爲對於正當之正當）法律上觀察人之行爲有采二分說者有采三分說者分判爲法律行爲與不法行爲者二分說也分判爲權利行爲（法律行爲）放任行爲不法行爲者三分說也威斯特歷蓋用二分說者則既不認因自衛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而復不能抹煞從來國際慣例所稱自衛權者故寧以限於他方有不正之行爲時當之此外則所不認然國內法於個人爲避現在之危難不得已而侵害他人之法益者不論其罪則國家遇緊急危難之際不得已而侵害他國之權利亦當不爲國際法所非夫國家間之行爲判其爲有罪過與否既難（如上所述）即能於理論判定爲他國之不正而對之爲防禦之行爲則此正當防衛者又將爲獨立權所發生不必列諸自衛權內況其不及正當防衛者概排斥於言外尤爲未周此所以不如（丙）說也至認爲權利與不認權利之結果則二者正復懸殊認爲權利則一方爲權利者即一方爲義務者而其爲義務國被干涉者將無有對抗他國權利行爲之權利而認爲放任行爲則不然於破非

權利則於此不爲義務故有兩俱遇緊急危難而雙方得受緊急行爲之支配者國法上觀察與國際法上觀察當無二致因是則國際法上國家獨立權可以鞏固而不致漫遭暴力之蹂躪亦適用丙說之結果也雖然(乙)說實爲多數學者所趨其揭棄舊說有所發明亦爲(丙)說所依據如荷爾謂國家執此手段之外他無維持自國生存之方法故當許其執此手段舉其要件則(一)爲危險之緊急而直接時(二)他無可執之手段時(二)當止於必要不可缺之範圍內按其所舉者不啻爲緊急行爲之說明刑法學者解釋緊急行爲謂因避現在之危難不得已而侵他人之法益荷爾所謂危險之緊急而直接者即現在之危難也他無可執之手段即不得已而出於侵他人法益之所爲也止於於必要不可缺之範圍則從不得已一語爲反面之解釋苟逾越於其範圍即非不得已之手段也故荷爾所說明者(丙)說亦爲同調特未嘗嚴辨之於行爲三分之間而已故綜以上學說而下自衞權之定義則曰

自衞權者國家爲避緊急直接之危難不得已而侵害他國之權利之行爲也

右之定義雖何人當不以爲謬然則非當緊急狀態不發生此行爲凡國家不得以

間接或將來之危難藉藉於是又使他有可執之手段亦不容於出此凡一國於他國領土內及公海上他國之船舶內使用强力時或制限他國之行動自由於他國之領土內時或制限他國臣民自由於我國領土及船舶(謂有我國國旗之船舶)外時皆爲侵害他國之獨立權而其事要皆不可不根據於此行爲之作用也國際法以國家爲權利義務之主體故言國際法不可不尊重國家之獨立權惟至於不得已時始認有自衞權蓋爲非常之例外非可濫用者也或曰國際法非空論於其研究當避獨斷故學說先例不可不並重則吾請繼此而與言自衞權之成例

草此節成適得夢生君投稿。覽其論自衞權一節。亦用德國學者說實獲我心。又夢生君稿駁新民叢報俄不撤兵藉口自衞權之說。尤痛快無遺。蓋俄直無道侵略之舉動而已。但夢生君謂俄據密約。此似不然。俄縱有密約於前。然還附滿洲條約實成於後。前約亦當無效。非所能藉口也。故關於俄撤兵問題。竊以爲一野蠻侵略之舉動。無研究價値。質之夢生君。以爲何如。

剛德之學說

Auguste Conite　孤鳴

第一節　敘生

剛德者、法蘭西近世一大哲也、以千七百九十八年、生于孟北烈 Montpellier 幼從學于本郡之大塾、後遷于高等藝校、以高弟著名、卒業後、無所職僅任本校之數學講席、後與鴻儒聖西州爲友、而宗其學說、于是名益震焉、千八百二十六年、始任教哲理、其所授者、名曰實用哲學講義 Con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本講義分前後二卷、淵博浩繁、至千八百四十五年始竣事、共計得二十載、而彼一生之學理、大率見于此鴻著矣、千九世紀實用學派 positivisme 之盛行、及社會學 Sociologie 之成一科者、皆剛氏爲之倡也、以千八百五十七年歿于巴黎、

第二節　實用學之大概

實用云者。與虛空懸念諸說爲絕對詞。某所憑之理。皆純自經驗得之。故實用之哲理即純乎經驗之哲理也。實用學者之言曰。學者所以驗事也。所以取則也。故凡可

謂學者。必其有實事與定則呈于前者也惟其有實事與定則故可比較之推究之而得其是若不然是之謂無事爲則無事無則者固毫無根據地以徵其是非者也如是而求是焉是之謂耗力

剛德之意曰。自古迄今人類之意念。已經歷三時代。第一曰神學時代。其學理爲假定。第二曰任臆時代。其學理爲懸論第三曰驗事時代。其學理爲實用。實用學理最後。一時代之事也其爲功也。在研究各種科學分爲專門。剖其精義。而後察諸學之所以致用于社會者。推求其總關係焉。是之謂殊途一致

除實驗外無至理。除已成之科學外無所謂學。故凡他學派所謂原始要終爲推理之至宜者。自剛氏視之。則不惟無益。且有後災。後災者何。蓋妄揣而失于謬之謂也

第三節　剛氏實用學之主旨

(甲)哲學講義之上卷

剛氏教人之主義。首在以實用哲理考究各種科學之爲用。科學之範圍愈擴張。則人羣之智識愈發達。人羣智識之漸進。必經三期。即如前所謂之三時代是也。當其

初期思想未萌易爲物蔽其論事也以神道神道渺而無憑者也故不可久次期意念稍長輒謂悟其虛僞而思所以退而求是方其時也經驗未足淸慮未熟動失之懸揣故其論事也意造及其終期也事失行而道坦物既格而理明故其論事也必求其相須爲用之道或因果代陳或彼此互較宜無不豁然貫通矣

剛氏三時代之說。固非臆匠而無所經驗者也。其所本以成其說者蓋有三。一回考史乘之陳蹟而得之。二回跡人類行爲之大勢而得之。三曰推思想過渡之常而得之。

蓋人類之生。謂草昧以迄文明。無時不有行爲即無時不有信念智未開時信念奇僻及半開時信念妄而不眞及既開也乃能實事求是而信念屬焉固未有不由一級而可至第三級者。以一級爲第三級之始基也。又未有由一級至三級。而不經第二級者。以第二級爲門戶也。神學第一級也。任臆第二級也。驗事第三級也。三者蓋如出于謂然矣。此剛氏所以有三時代之說也。

剛氏之說哲理也。分大綱爲二。一曰統一。一曰科別。統一之哲理當屬于天則。les

lois naturelles 天則者。自然之道之謂也。蓋一成而不變者也。智者明之。巧者述之。是爲少數哲人之事而已。

科別之哲理。當屬于人事 les faits sociauf 人事之類不一。故科學之分亦繁。即在神學任臆兩時代。亦莫不皆有人事之端倪。是宜就其遺跡。即類而分之。比事而驗之。以囿各科學之實基而間人羣之大智焉

總規剛氏講義之上卷。則其意首任一貫。蓋謂以一理括其餘也。科學之分支。無論如何繁瑣。在剛氏視之。則如異肢同體耳。故有需于統一哲理焉。其次則在專業。意謂疇昔之世其論學也。不知分科。淆而不整。泛而不精。惟分而研之。進益乃盛。然分而背馳。是之謂殆。則揭其相互之關係尚矣。終之則曰明效。剛氏若曰。以實用學爲論理之則。則人類之意識有所據而不致失于瞀乱矣。以實用學爲教導之方。則人皆知當率由何道以取學矣。夫如是而後科學之進步益速。社會革命之實基愈固社會革命之實基者。社會學是也 Sociologie

(乙)哲學講義之下卷

剛氏之于科學也。則曰宜分而研之。其于教人也。則曰宜使人知率由之道。故不得不求正確之名。以簡別各種科學之品類焉。

剛氏以至顯明之說簡別科學曰科學之品類。猶動植物之品類。吾竊剛氏之意。蓋以爲動植物之分類也。對外而言。則是一大界別也。世人之見蠕蠕然行者。皆知爲動物。見蔚蔚然茂者。皆知爲植物。斷未有以動植互相淆者。亦未有亦礦物化物誤認爲動植者也。此其所以爲大界別也。然對內而言。則又有數小類統屬之。如言動物也。而動物之中。必有飛者走者潛者泳者。其類至不一也。僅言植物。亦不爲足。必曰是樹也。禾也。草也。花也。是類之中又有類也。如此推之。各有其自然之類。自相引屬。由廣而狹。由大而細。是則動植物品類之爲用也。科學品類之說。亦猶是耳。惟然。故剛氏之以論理法簡別科學也。曰科學之性有兩種。一曰純一性 la physique abstraite 一曰統屬性 la physique concrete

剛氏之言曰。科學之品類。蓋由其有至顯明之大界別而分之者也。又既分明其大界別矣。乃更察其大類中稍晦隱之小界別焉。此亦由簡入繁之道而已。

剛氏之分物象也。總爲兩体。一曰、無靈体。Corps bruts 一曰、有機体。Corps Organises

凡有機体。皆具有統屬之性。不能離無靈体而獨立。蓋既具有可見之形質。即無靈体也。惟因無靈之体而更附之以靈。乃得爲有機体耳。若無靈体則反是。具有純一三性。離有機體而獨立者也。表之如左。

無靈体	（惟一形質）	能獨立
有機体	（無靈體＋靈）	不能獨立

由此兩体。乃生兩種之物理。一曰無機物理。la physique 一曰有機物理。la physique Organique

無機物理中。則包有天文物理。一曰星學 及地文物理。地文物理。又包有實在物理及化學。

有機物理中。則包有生理學及羣理學。羣理學者。即社會學也。表之如左。

無機物理
- 天文物理　一曰星學
- 地文物理
  - 實在物理　la physique proprementdite
  - 化學

有機物理〔生理學 physiologie 社會學 Sociologie 或曰羣理學 Ladhysique Sociale
哲學講義下卷之義。純在簡別科學之品類。大略其于是矣。其爲功也。能整頓科學之秩序。開教學便易之途。後世名儒。皆仰之爲泰斗者。夫何足異。

第四節　總論

或曰剛氏固數學名家也。乃彼于哲學講義中。不一言及斯學者。何故。以余思之。則剛氏其獨卓之識。大倡實用主義。誠有鑒于當時之科學。含實用性質者甚稀。雖近世紀學向漸進。然泛而不切。溷而不專。由不知分途致力而造其極之故耳。是以生理社會諸科。于世界人類有最大之關鍵者。在當時曾渺無影響焉。剛氏戚焉憂之故竭力提唱。發前所未發。而警人之所忽。雖詞煩亦不恤耳。若數學者。則自十七八兩世紀以還。幾經大哲專家。撥其障曀。而世人亦莫不解其爲實用之一專科。固不若他學之尚在潛晦間也。然則剛氏以數學名家而不言數理者。蓋亦不急其所不急之意云耳。雖然吾竊有間于剛氏者。剛氏以巨眼燭至理。其昌言社會學也。鑑于史乘陳蹟者尤深。于人羣進化之道。獨得要領。不爲不智矣。乃何獨于生計一大問

題置之如遺也。其論中古史之變遷。頗得至當處。至關乎生計者。亦未聞問及。其所欽仰之古賢哲士。如亞力士多德。如孟德斯鳩。如康多瑟（康多瑟 Condorcet 法國之數學及哲理名家也生于千七百四十三年沒于千七百九十四年）。輩所有影響于社會學者。徒以論政著。檢之生計學家列傳。則未見有爲剛氏所注意者。其于亞丹斯密之善也。亦僅重其私人而已。固未聞剛氏一言生計與社會之關係也。夫生計問題之留在史蹟。可徵于實者多矣。自十五六世紀後。尤爲近世舞場一大劇。其爲論世者之所不可忽也明矣。而况夫言社會學者乎。剛氏首倡社會學。竟漠置生計學。其缺憾也。夫何能諱。若英儒穆勒之言曰。「剛德不足以當社會學創者。以其輕蔑生計故也。則未免有過當處。若謂」「德論社會之識之未盡完善可也。遽謂其不足爲社會學之創者。則吾未敢云是。夫社會學之得名。(Sociologie) 固已自剛氏始矣。

中國太炎章炳麟先生題詞
日本白浪庵滔天宮崎寅藏先生弁言

亡國慘記

上卷出現

價三角六分
中國日本郵費四分
歐美香港南洋郵費一角

是書乃記韃虜入關殘殺我祖宗之慘狀之實錄出於明季大儒王夫之黃道周劉宗周韓菼瞿其美許重熙諸先生之手筆自韃廷勢力鞏固以來大興文字之禍而買賣此等書籍者殺無赦而且赤其族於是書爲之焚板爲之劈漢人亡國之歷史遂不令漢人見而知之頃同人等搜遺老之家藏集海外之散佚編成此書觀其內容始知我祖宗之羞辱痛苦與韃賊之殘虐刻毒無微不至是以人人讀之莫不墮淚同胞同胞而亡淸韃子之虐而祖乎盍讀亡慘記以觸目而警心

大賣捌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小川町（東明館對面）
大華書局　支那留學生會館

日本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社

香港德輔道中
中國日報館

宮崎滔天
編輯

日文 革命評論

每月二回 五日 廿日 （第五號十二月十日發行）

定價 一部……三錢五厘 十二部……四十錢
二十四部……七十五錢 五十部……壹圓四十五錢 （郵稅不要）

此種雜志、實活躍於地球表面之革命時運所生出、請觀今日露西亞革命之現狀、支那革命之暗流、獨佛社會黨員之活動、伊、西無政府黨員之努力、英米各國最顯著之人權之發達、以及印度南洋亞非利加各種民族、皆稍能反抗蹶起、誰云二十世紀、非世界革命社會改造之時代耶、嗚呼、天時既到、人力亦奮、所期著眼於宇內之大勢注心於蒼生之安危之仁人義士、急起直進、勿稍懈怠、所望醉生夢死於現社會之濁流中者、聞此警鐘、眠者皆醒、醒者皆起、起者皆走、他日記蛇起陸、旋乾轉坤、上帝乎、脩羅乎、波旬乎、一切聽我指揮、受我約束、作者有餘榮焉、特此廣告、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一番地 革命評論事務所

本書局開設日本東京發兌滬上書莊及東京留學界所出版各書並東西文書籍蒐羅豐富以供購者選擇兼代內地學校採辦圖書儀器標本本局爲灌輸文明起見。特與內地各省書局。互相聯絡。交通販運。

學界諸君欲以出版物發行見委者。請枉　駕面議。或函約本局辦事人就商。均可。特此廣告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十八番地東明館前

大華書局

中國永昌洋服店

啓者 本店自日本 明治六年開設 在東京市京橋區 入船町四丁目 三番地 三十餘年 專做各種 洋服精製式樣 並無二家本店向來專做 歐美各國 人士之服 兼各學校學生之服蒙留學 諸君惠顧然恐 未遇知特此奉告 本舖又設支店 在神田區 東明館 對門 小川町 十九番地 如蒙照顧者請至本店支店定期不誤

本店 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支店 神田區小川町十九番地

鄧可平謹啓

看看看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袂起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萬有奇日用種種 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 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既以適意之手工 試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 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東體 濶不囊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 於東京之神田區 於我國留學生尤爲優待 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 即希同胞就近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發洋服支店

小說

△獅子吼

星台先生遺稿

第五回　祭亡父敘述遺德　訪良友偶宿禪房

話說衆人把狄必攘扶起。久之始醒。痛哭了一場。經衆人勸解。始收淚。請肖祖代向舍監處請假。草草收拾行李同家人飛奔回家。原來必攘的兄弟死亡略盡。母親也早亡過。必攘父親是一個老生員。學名同仁。平生樂人之樂。憂人之憂。出身貧寒。年十九歲。訓蒙糊口。修金僅八千文。書館之傍。有要賣其妻的。抱哭甚哀。問人知原是恩愛夫妻。因家窮難以度日。所以將妻出嫁。情又不能丢捨。二人因此聚哭。那位老先生。遂忘記了自家的艱難。把半年的修金捐了。全他二人。傍人看見一個寒士。尚且如此。都捐了些錢。那人之妻。遂得不嫁。一生所行的事。如此之類者甚多。尤好打幾個抱不平。遇有強欺弱的事。他老先生遂奮不顧身的帮忙。晚年看見幾部新書。那民族的念頭。也遂狠重。自恨沒有講過新學問。因此命必攘到民權村附學。每

與必攘書。總是囑其勉力爲學。異日好替民族出力。切勿以我爲念。此回得病。已有了三四月之久。力戒家人。勿使必攘知道。及到臨危。手寫遺諭一通。命家人交給必攘。遺命不可以滿洲服制殯殮。必用前朝衣冠。比必攘到家時。已死去一日了。必攘撫尸哭了許久。家人把遺書拿出來。即在靈位前焚香跪讀。書上寫道。

字示季兒知悉。余抱病已非一日。所以不告汝者。恐妨汝課業耳。今恐不及與汝相見。故爲書以示汝。余行年七十。亦復何恨。所惜者幼爲奴隸學問所誤。於國民責任。未有分毫之盡。以是耿耿於心。不能自解。汝當思大孝在繼父之志。不在乎常細節。喪事稍畢。即可遠游求學。無庸在家守制。當此種族淪亡之時。豈可拘守匹夫匹婦之諒。而忘祖父之深仇乎。吾之所生存者惟汝。汝有蹉跌。吾祀斬矣。然使吾有奴隸之子孫。不如無也。汝能爲國民而死。吾鬼雖餒。能汝怨乎。勉之毋忽。吾於始祖之傍。視汝功之成也。父字。

必攘讀一句。哭一句。未及終篇。不能成聲。衆人勸了許久。才收淚。拜謝親朋。那聚英館的窓友。後來得了信。多使人來燒香弔唁。不在話下。單有女鐘自那日競

馬回家。心中想道。這狄君眞個是一英雄。不知要什麼女豪傑。方可配得他。又轉念道。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瑪利儂。不要替他擔心。只是我講到此處。不便往下再想。祇得截住了。一日看那日本維新兒女英雄記。不覺有所感觸。遂於上塡了一首虞美人。

柔情俠意知多少。魂夢偏縈繞。櫻花何事獨敷榮。爲問琵琶湖上月三更。英雄兒女同千古。那管儂心苦。鏡台擊破劍老紅。大息落花無語怨東風。

塡完了。又看那法國羅蘭夫人的小傳。下婢送上咖啡茶來。正待要喫。繩祖已從學堂回來了。女鐘忙到外室。祇見繩祖面上有些憂色。女鐘驚問道。哥哥近來難道有些心事不成呢。繩祖道。妹妹那曾知道。那狄君必攘的尊人。聞說已經謝世。愚兄和必攘交情最密。必攘又是一個寒士。這個變故。那裡經得起。意欲帮他一些錢。他又狷介不過的。恐怕不要。轉覺沒味。所以現在兩難。煩悶得狠。女鐘道。無論他要不要。唯們的心總要盡的。繩祖道。妹妹之言有理。卽定議禮物之外。又加奠銀三十圓。恰好肖祖念祖也來商議此事。見繩祖如此辦理。念祖遂出四十元。肖祖也出三十圓。

共湊成一百圓差人送去。果然必攘受了禮物。把一百圓的奠銀退還。不表必攘在家之事。且說念祖等一班四十餘人。已屆四年畢業之期。到了十二月初三日。大行試驗。連試七日。榜發之後。念祖第一。繩祖第二。肖祖第三。其餘都授了畢業文憑。祇有五人功課的分數未滿。再留堂補習。念祖等領了優等文憑。各回家渡歲。到了正月初旬。約齊在念祖之家聚會。提議此後的事。念祖首先說道。現在求學。一定是要出洋。若論路近費省。少不得要到日本了。但弟想日本的學問也是從歐美來的。不如直往歐美。到省得一番周拆。世界各國的學堂。又以美國爲最完備。且係民主初祖。憲法也比各國分外的好。所以弟想要到美國走一遭。志願肖祖道哥哥的話。狠是。但弟却有些和哥哥不同。因於今的世界。祇有黑的鐵赤的血。可以行得去。聽得德國陸軍。天下第一。弟甚想往德國學習陸軍。不知哥哥以爲然否。念祖道。有甚麼不可。各人就各人所長就是了。於是也有願和念祖到美國去的。也有願和肖祖到德國去的。也有幾人不想到歐美。欲往日本的。都簽了名。惟有繩祖不言不語。衆人問故。繩祖道。現在求學。固是要急。但內地的風氣。不開通的狠。大家去了。那一個來

開通風氣。世界各國。那一國沒有幾千個報館。每年所出的小說。至少也有數百種。所以能𣪍把民智開通。中國偌大的地方。就應十倍之了。不料祗有近海數種腐敗報。有新理想的小說。更沒有一種了。這民智又怎麼能開。民智不開。任憑有千百個華盛頓、拿破崙。也不能辦出一點事來。所以弟想在內地辦一種新報。隨便纂幾種新小說。替儞們打通一條路。等儞們學成回來。就有幇手了。衆人叫道。狠妙狠妙。贊成贊成。於今的事。複雜得狠。祗有分頭辦理的法。我辦我們的。儞辦儞們的。倒是並行不悖的事了。恰好念祖的家人。擺上酒席來。衆人坐了好幾席。喝的喝酒。談的談心。又把新年的事情。講了好些。繩祖道。弟雖然不想出洋。弟的妹子女鐘。那出洋的思想。倒發達得狠。向弟說了好幾次。一來是家祖母不肯。二來因他年幼。一人遠出。也狠不放心。念祖哥哥。既要至美國去。即煩把舍妹一同帶往。也好遂他的素志。念祖遲疑未及回答。衆人已在席上歡聲雷動。極力稱贊。念祖祇得答應了。繩祖大喜先起回家。告知他妹子去了。衆人也分起。回頭念祖挽肖祖到外面言道。我和儞到後日。往必攘家中走一走。一則問他以後的行止。二則他尊人去世。也應親去一問。

肖祖應允。到了那日。二人騎了馬。兩個家人引路。積雪欲溶。枝上的柳葉。如鵝黃一般。眞是新春的氣象。二人一路觀風玩景。好不舒暢。忽見一座青山。有十數隻水牛。在此牴觸爲戲。遠遠來了一個童子。手執竹竿一揮。那些牛就戰戰競競的隨他去了。肖祖在馬上問道。爲何這些牛。到怕了一個童子。念祖道。這個緣故。非自一朝一夕來的。講起來狠遠。於是二人把馬勒住。緩緩而行。肖祖道。請哥哥講講。念祖道當初咱們所住的世界。原是禽獸多些。人民少些。禽獸有爪牙衛身。氣力又大。人民氣類既小。又無爪牙。原敵不過禽獸。祇是禽獸不曉得合羣。人民爲謂衛起見。聯起羣來。又因著智巧。造出網罟弓矢。禽獸遂漸漸敗下去。強悍的如虎狼豺豹等類。逃往深山。與人不相交接。馴良的如牛馬等類。遂降伏了人。替人服役。起初尚有一點強硬性子。不甘心受人的節制。自那神農黃帝二位聖人出來。做了耒耜（耕田的器）舟車。把牛馬用來引重致遠。逃不出人的縲絏。不得不俯首爲人所駕馭。久而久之。子以傳孫。孫又傳子。那一種奴性。深入了腦筋。覺得受了的鞭撻。是他們分內的事。毫不爲怪。所以見了一個小孩。他也是狠怕的。及到了老來。人家要殺他。祇曉得恐懼。

不曉得反抗。即是積威之漸四個字盡之了。肖祖道。這等講來。那牛馬也是狠可憐的。念祖道雖是可憐也不能替他想個法兒。倆沒有看見佛家的戒殺牛馬文嗎何嘗不說得入情入理。那裡有人聽他的呢。肖祖道。爲他們設想。倒底要如何纔好呢。念祖道。除非是他們自己裏內。結成一個團體。向人要求憲法。舍此沒有別法了。肖祖道。這個憲法。怎麼求呢。念祖道。所有的牛馬。通同聯一個大盟。和人訂約。做好多工。程就要好多的報。酬少了一項。大家就一齊罷工。如此做去。不特人家沒有殺牛馬的事。還恐怕要十分奉承牛馬了。只可惜一件。肖祖道惜可那一件。肖祖道。可惜牛馬中。沒有一個盧騷。肖祖道。可惜我不通牛馬的言語。若我通牛馬的語言。我就做牛馬的盧騷去了。念祖笑道。倆要通牛馬的語言也易得。待來世閻王老子。把倆注生牛馬道。中那時便得通了。肖祖笑道我和倆說正經。話倆就糊說起來了。忽前面來了一個樵夫。頭戴一頂半新半舊的草帽。身穿一件半截藍衣。手拿一根兩頭尖的木桿。口裏唱歌而來。

歌詞畧

二人聽了。念祖道。這人所唱。包藏天演之理。想是個有學問的人。連忙下馬。向那人

第八號

施禮道。適纔尊兄所歌。是倆做的。還是他人做的。那人言道。三四年之前。有一位老先生。在此過路。號什麽文明種。教與我們的。我們也不深曉那歌中的意義。祇覺唱來順口。閒時沒事。把來散散悶。言罷。遂另從一條路去了。二人痴立了一回。仍上馬望前而進。不遠到了一個郵亭。背後即是一座小小叢林。家人上前稟道。這個叢林規模雖小。裏頭到有幾處景致。二人動了興。即教他們看守馬匹。進那叢林裏來。那叢林裏的知客。看見他二人衣冠齊整。諒是富貴人家。又有幾個小僧說是騎著馬來的。越發猜著了。喜笑顏開。恭恭敬敬的引二人到客堂。殷懃欵待。問府上住在那裏。貴姓尊名。二人都告知了。又問現在有幾房少太太。家中收得多少租穀。二人看見問的不中聽。即起身吾辭。那僧扯住帶往三層樓上。樓後有一幛大巖。岩上的蒼淞。盤旋而上。如槃龍一般。前面一望千里。天際高山。遠遠圍繞。下樓到一個岩洞。有一個鐵佛。趺坐其內。石壁上刻有遊人的題詠。觀覽已畢。仍走到客廳。及喫了茶。二人又要告辭。却已擺上齋席。苦苦的留下。喫了飯。天色已不早了。又苦苦的留在禪房歇宿。家人馬匹。早已著人招呼了。二人無奈。祇得隨他進了禪房。雖無擺玩。却也

幽閒。到了晚上。知客又引二人往見方丈。那方丈年約五十餘歲。身軀偉大。一口大髯鬚。約長五六寸。見二人進來。忙從蒲團上跳下。合掌念道。請施主坐。命人把上好的香茶送上來。講了一段閒話。把他的二本詩稿拿出來。請二人題和。又道出家人勉强獻拙。不比爾們讀書人。詩是素來會做的。指道。這一首是因康梁的邪說猖狂有感而作的。中一聯。闢邪孰起孟夫子。亂世竟有魯聞人。這二句頗爲得意。這一首是那日貧僧在台州府。遂見幾個洋人。恨他不過。幾至欲揮老拳。被友人勸止。歸來做了此首詩。其中頗寫忠君愛國之忱。都是貧僧得意之作。念祖道。和尚既然知道愛國。就要替國家想想。方今的世界。豈係能夠鎖國的嗎。既然國家與國家交通。就不禁國人彼此往來。豈有見著外國人就打的理。彼此守著法律。我不犯他。他不犯我。纔是正理呢。那僧聽了。把兩目都翻上來了。許久乃言道。罷了罷了。於今的人。都變成了洋人了。老僧也無心在塵世。祇想早早歸西天就造化了。念祖道。請問老和尚。這西天到底在那裡。那僧道。就是佛菩薩所住的五印度。念祖道。若是五印度。老和尚今日就可去得。不過十餘日就到了。那僧驚道。還裡有這樣的事。當年唐僧到

西天取經。有孫行者猪八戒保駕尙經了八十一難。一十八年。才回難道咱們凡人到去得呢。念祖道。這是不扯謊的。從這裏搭輪船。二三日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新加坡。不過四五日。從新加坡到加爾各爾上岸。不過三四日光景。已是東印度。由加爾各爾坐火車到中印度及北印度一帶。極多不過幾日。現在英國想從大吉嶺（在北印度）築一條鐵路。到西藏。由西藏接到四川。再由四川接到漢口。又由東印度修一條鐵路到緬甸。（與雲南接界的大國前爲中國屬國光緒十一年爲英國所滅）由緬甸接到雲南。由雲南也接到漢口。這兩條鐵路若成。到五印度越發易得了。那僧道當眞的嗎是仗著齊天大聖的神通。扇熄了火焰山。一路的妖怪。都降伏了。道路也爲齊天大聖開得平平坦坦。所以他們來來往往的走個不斷的哩。念祖道。那齊天大聖是小說上一段寓言。沒有其人的。但現在洋人的本領。也就和倘遊記上所說齊天大聖的法力差不多。西遊記說齊天大聖一個筋斗能走十萬八千里。又稱他上能入天。下能入海。手中所執的金剛捧。有八萬四千斤。拔一根毫毛。遂能另外變出一個行者。這些話西遊記不過扯一扯謊。以使看者稱奇。那知洋人實地裏做出那樣事

來。電綫傳信。數萬里頃刻即到。還有德律風。雖隔千里。對面可爲相談。火車每日能走四千多里。已快的了不得。又聞德國有一種電氣車。一分鐘走得九里。一點鐘走得五百四十里。聞說還可加倍。豈不更快嗎。美國已有了空中飛艇。一隻可坐得三十人。一點鐘極慢走得一千里。卽是一日一夜走得二萬四千里。三天可把地球周迴一次。海底行船更是不希罕的事。可惜海龍王之說是扯謊。的若是當眞有龍王的水晶宮。恐怕龍王的龍位也。坐不穩了。練鋼廠的大鐵椎。重有幾千萬斤。一人拿住運動如意本領。豈不此孫行者更大嗎。活動寫眞。把世界的物件。都在影燈內閃出。與眞的無二。轉瞬千變萬化。神仙變化。也不過如是了。西人的電戲。一個女優在電光之中。婆娑而舞。變得無數的樣出。本只一個人。忽然四面有十多個。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動法。眞的假的。竟分不出來。倆道不是活孫行者到了嗎。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老和尙也可去看一看。照科學家的話說。將來天地一定是沒有權的。晴雨寒暖。都可以人力做到。則要到那月球上金星木星上。有可去的日子。目下意想所萬不能到的。後日或竟有做到之日。恐尙怕不止如那個封神西遊一派荒唐話所

言了。那僧道。據施主的話。難怪於今的人都怕了洋人。但是佛法無邊。洋人怎麼到得佛地。儞說英國要從五印度修鐵路接到中國。好像五印度也有了洋人。這話又怎麼講的。念祖未及回答。肖祖忍不住笑道。儞們當眞以佛菩薩果有靈驗能救苦救難嗎。那知那的菩薩。倒沒有人救呢。儞說五印度還是佛地不成呢。是千年以前的事了。我講來儞們聽聽。那五印度的地方當初祗有婆羅門教。自釋伽如來佛出世之後。遂多半奉了佛教。到了佛教大行中國的時候那五印度的佛教又漸漸的衰下去。婆羅門教又漸漸的盛起來。到了元朝之時。回子教又侵入五印度。清朝乾隆年間。五印度全爲英國所滅。放了一所總督七個巡撫。分治其地。那天主教耶蘇教五印度也遂有了。於今五印度的人口。將近三萬萬。一半是婆羅門教。一半是回子教。天主教耶蘇教也有了數百萬。佛教倒總共祗有一十二萬人。所謂舍衛國。所謂大雷音寺。現在都零落不堪。連基趾都不曉得了。那處的僧人受苦不過。老和尚日日想到西天。恐怕他們倒日日想到東天哩。這是我問那親從五印度來的。所說如此。老和尚不信。現在走過五印度的人狠多狠多。可去問一問。坊間還有新出

的地理書可買來看一看。才知道我的話不是扯謊的。那僧道。有這些事呢我倒不知想是洋人正在得時。佛亦無可如之何了。將來佛運轉時。自有重興的日的。念祖道。老和尚要想佛法重興。即應從老和尚做起。有什麽佛運不佛運。人家都是由人力做出來的。非是從天安排的。倘若靠天。那就一定靠不住了。那僧還要有言。肖祖不耐煩了。即道。咱們今日辛苦了。請老和尚叫人帶咱們去睡。明天再說。即有兩個小僧帶他二人出來。仍到那間禪房歇宿。到了次日。又留了喫了早餐那知客便把緣薄拿了出來念祖把他十塊洋錢還要爭多又添了十塊。才送二人出門。唸了幾聲阿彌陀佛。二人上馬。到了路中。肖祖道可惡的是僧道。勾引人家。如妓女一般。需索錢文。如惡丐一樣。將來定要把這些狗娘養的殺盡。念祖道。也不須如此。祇要學日本的法子。許他們討親。國家的義務。要他一樣擔任。就是化無用爲有用的善策了。二人行不多時。到了一個小小口岸。問知離必攘家祇有五里路程。念祖道。必攘的家。諒不寬廣的。咱們把這些人馬。一齊到他家去。殊覺不便。不如叫李二在此住在一家客棧裡。看守兩匹馬。祇叫張賓帶了禮物。同咱們去。肖祖道。狠是即將馬匹

交李二。尋了一家客棧。留寓在內。他二人却帶了張寶。向必攘家中而來。約行了三里多路。有一小溪。溪上有一條板橋。却有三條大道。不知到必攘家過橋不過橋。又沒有人可問。正慌張得很。忽遠遠那頭有一個穿白衣的人向此而來。三人正注目望着。張寶指道。那不是狄少爺嗎。二人著意看時果眞是必攘。不勝大喜。向前迎去。要知他三人相見如何。且聽下囘分解。

第六回　遊外洋遠求學問　入內地暗結英豪

話說必攘是日從父親坟山裡回家。恰好撞見念祖二人。彼此握手爲禮。即帶他主僕三人過了板橋。不走那條大道。另從田間一條小徑。約行了一里多路。到一個小小的村落。青山後擁。碧水前流。饒有田家風味。必攘所住的屋。在村落左傍。茅屋三椽。十分整潔。必攘家無別人。有一個寡姊。接養在家。替必攘照管一切。外雇工一人耕著薄田十餘畝。必攘叫開了門。讓念祖等先行到了中堂。擺著必攘父親的靈位。命人把香燭燃起。念祖二人向靈位前上了香。然後再與必攘行了禮。即帶進書房。說了好些話。必攘的姊。整了兩碗蔬菜一碗鷄肉一碗腊肉。燙了一壺火酒。叫雇工

送進來。二人坐下。必攘另用一碗素菜。在傍相陪。喫完了飯。坐了一陣。必攘帶他二人往外頑要。出村落一二里。有一小市。茅店八九家。市後有一小嶺。登之可以望海。雖不及民權村的壯麗。却有灑落出塵之景。遊竟歸家。日已銜山。有一四五十歲的人。滿面煙容。身上的衣沒有一件扣的。用一根腰帶繫緊。走進來把必攘喊出到那廂。說了許久。然後去了。必肖仍走進房子來。面帶愁容。不言不語。有半個時辰。肖祖問必攘道。才來的人。是倆的甚麽人。必攘道。他是我一個同房的叔父。他有一個女兒。和我一歲生的。比我僅小一月。先慈請他的妻室做弟的乳母。故我和他的女兒。同在一處長成。後先慈過世。弟隨先嚴往別處住舘。有了好幾年。彼此分離。不相記憶。一日弟從外間回來。在路上撞見一個絕美的女子。雖是村裝野服。却生得妖容豔態。面上的肉色。光華四發。弟比時驚道。鄉間安有如此的美女。後在乳母家。又會見一面。才曉得即是弟同乳的房妹。比問嫁在那姓。說是姓梁的。細細查究起來。房妹有一個中表。年像相當。兩相愛悅。私訂百年之約。弟乳母亦已心許。祇弟房叔平日不務正業。慣喫洋烟。欠債甚多。要把這女兒做一根錢樹子。近村有一個富戶。即

姓梁的人。生得異常醜惡年。己四十餘歲。前妻死了。要討一個繼室。看上了房妹。出聘銀三百兩。弟那房叔不管女兒願不願。強迫嫁了梁姓。那中表因此成了癆病。不上一年遂死了。弟房妹也抑鬱得狠。秉之那人前室。已有了三子一女。兩房媳婦。那女比房妹還要大一歲。終日在梁姓前唆事生非。說房妹在家表兄妹通奸。那人初先是溺愛少妻。不信這些話。後見房妹的情總不在他。遂信以爲眞。暴惡起來。不是打就是罵。三四年之中。不知淘了多少氣。乳母向弟哭訴了幾次。房叔才來說舍妹因受苦不過。懸樑自縊。要弟做一張呈紙。到衙門前告狀。弟於這些事。素來不知道。秉在制中。不便干預外事。兄弟叫我這個問題如何處置。二人都歎息了一回。然後念祖把他們出洋的事說了一遍。狄必攘道。這事狠贊成。若弟此時方寸己亂。無心求學了。將來想在內地走一遭。看有機會可乘麽。又談論了一些。到第三日。念祖等辭行要歸。必攘又送他二人到前日相會之處。然後珍重而別。二人到了那市鎭。取了馬匹。仍由舊路而歸。念祖的母親。暴得重病。偃臥在牀。念祖生姓最孝。日夜侍藥衣不解帶。把那出洋的事。暫擱一邊。過了十餘日。那同班畢業的學生。有五個要往東

洋的。來到念祖家裏辭行。念祖囑咐了幾句話。約在東京相會。五人起程去了。又過一月。念祖母親的病尚未大減。不勝焦急。肖祖同著二人。一個姓王名得勝。福建閩縣人。也是同班的附學生。一個姓齊名爭先。山東歷城縣人。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生。往德國遊學。先來民權村遊歷。與肖祖最相得。是日三人同來念祖家。告知於本週木曜日。乘英國公司輪船。向歐洲進發。一來問念祖母親的病勢。二則告別。到了木曜日。念祖親送三人上船。說到了德國之後。彼此都要長長通信。肖祖道。這個自然。哥哥到了美國。也要把美國的眞象查考出來。切不可隨人附和。爲表面上的文明所瞞過。念祖道。兄弟自然要留心。倆到德國。也要考察考察。又對齊爭先道。舍弟學問平常。姓情乖僻。祈兄時時指教。就感激不盡了。齊爭先道。小弟學問也空疏得狠。還要求令弟教訓。這話項當不起了。那輪船上的氣笛。震天的叫了幾聲。船已要開了。念祖同那些送行的人。又切實講了幾句。說一聲珍重。忙上了岸。那船漸漸的離岸去了。念祖等回得家來。母親的病勢。雖漸到好邊來。尚不能出外行走。有一個同學。也是姓孫名承先。約念祖同往美洲。恰值念祖爲母病逗留。他也不能行。一連等

了三四個月。心上亂七亂八的不好過。又不便催。祗時時來念祖家問病。念祖心知其意言道。兄弟不要急。祗等家慈的病。到了平穩一邊。就要走的。到了下月。念祖母親的病已大愈。念祖遂把到美洲留學的事。稟知了員外。員外雖祗有一子。愛惜得狠。却曉得遊學是要緊之件。不好阻留。祗是念祖母親平日把念祖寶貝樣的看待。如何捨得。大哭起來。念祖也悲傷得狠。倒是員外道。這外洋一帶。我不知住了好多年。爲何兒子要往外洋遊學。就要做出這個樣子。快快收拾打發他去。念祖母親不好哭了。念祖也收住了淚。退到書房。寫了兩個郵便。知會承先繩祖。繩祖接到郵便。即一面催女鐘勾當各事。一面稟知祖母。原來繩祖的父母俱已亡過。祗有兄妹二人。上頭僅有一個祖母。年已七十餘歲了。到了動身日期。女鐘上堂拜辭祖母。女鐘祖母聽說女鐘要到洋國去。一見女鐘來前。心肝兒心肝兒的叫。哭不成聲。手中的拐杖。支持不住。往後便倒。繩祖上前。一手扶住。說祖母不要傷心。妹妹不久就要回來的。女鐘正色言道。孫女出洋求學。是一件頂好的事。老祖宗倒要如此悲哀。孫女頂當不起了。孫女年已長大。自己曉得打點自己。祖母不要擔心。祖母在家有哥哥

伏侍。孫女也放心得下。祇要祖母自己好生保養。孫女不過一兩年就要回來。看祖母呢。那女鐘的祖母。看見女鐘如此說。心中有好些話要說的。一句也說不出來。祇睜開兩隻淚眼。瞪視繩祖兄妹。比要說。喉中又喀嗽起來。說不成功。女鐘連忙拜了兩拜。說一聲祖母珍重。孫女去了。轉身望外而走。女鐘的祖母看見女鐘去了。喀嗽了一會。方才放聲大哭起來。繩祖扶進後堂。安慰了許久。再走出招呼女鐘上船。念祖承先已先到了。繩祖少不得向二人把女鐘囑託幾句。二人都說不要費心。萬事有我二人擔任。三人上船。然後繩祖同兩家送行的親朋。都各轉回。繩祖即在本村開了一個時事新報舘。又邀集同志數人。辦了一付鉛字排印機器。把一切新書新小說。都編印出來。貼本發賣。不表。且說四州省保寧府南部縣。有一個秀才。名叫康鏡世。是一個農夫之子。薄有資產。康姓素來以武力傳家。到康鏡世才是一個文生員。康鏡世的弟。名叫康濟時。入了武庠。能開兩石之弓。鳥槍習得極精。仰射空中飛鳥。百不失一。康鏡世自幼也好習拳棒。操得過身本領。文事倒不及他的武事。專愛鋤强扶弱。結交些獵戶痞棍。終日不是帶人打架。即是帶人捉人。也拚過些大對頭。打了

幾場官司。把家財弄得七零八落。本性依然不改。因此遠近都叫他做康大蟲。同府的蒼溪縣。也有一個秀才。姓貝名振。性情頑固得狠。仇惡洋人。疾視新學。連那洋布洋貨。凡帶了一個洋字的。都是不穿不用。一生輕財仗義。把數萬金的家貲。不上十年。花得精光。連兩個門生的家財。也被他用去大半。兩個門生口無怨言。因此人人愛戴。一呼可聚集數千人。鄉間事情。他斷了的。沒一個敢違。那些鄉紳富戶。狠恨不過。却怕了他。單有康鏡世慕名投他門下。彼此談論兵法。甚爲相得。後貝振因鬧了一場教案。殺死兩個教民。被官兵捉拿去正了法。康鏡世常有爲師報仇的心。恨洋人與教民愈加切骨。所讀的即是孫子兵法紀效新書。日日組織黨羽。本府書院。有一個山長姓馬名世英。是安徽相城縣人。爲本府太守聘來掌教。最喜歡講新學。排滿的心極熱。祇是保寗府的人。奴隸心太重。凡來書院讀書的。都是爲著科名而來。那裡曉得國民事業。雖有些可造的。還少得狠。聽聞康鏡世的行徑。曉得他和常人有些不同。打量運動他。又聽得他是著名的頑固黨。怎好開口。想了一回。說道。是了。大凡頑固人。不開通便罷。開通了。就了不得。他是個仇恨洋人的人。開先就要他講

新學。是萬不行的。少不得要照他平日的議論。漸漸歸到新學上。自然不致有衝突之事了。主意拿定。打聽康鏡世到了府城。即私自一人。帶了名刺。尋訪康鏡世的寓所。投了名刺。相行了禮。果然一團的雄悍氣。全沒有文人氣象。馬世英先說了兩句應酬套話。即侃侃而談。說時局如何不好。洋人如何可惡。中國如何喫虧。淋淋漓漓的說了一遍。說得康鏡世摩拳擦掌。把佩刀向案上一丟。說道是的。於還不殺洋人。將來一定不得了。先生所言。眞是痛快得狠。祇恨那鳥官府不知道。專心怕洋人。實在懊氣之至。馬世英道。不是官府怕洋人。是滿洲政府怕洋人。滿洲政府若是不怕。那官府一定不敢阻民間殺洋人了。康鏡世道。這是不錯。馬世英道。滿洲政府。原先何嘗不想殺洋人。一切事情。都當洋人不得。怎麽行呢。康鏡世道。怎見得。馬世英道。別項不要講。即如槍砲一項。洋人的槍。能打五六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中國的鳥槍。不過打十幾丈。數分鐘才能發得一響。這是我沒近他的前。已早成了肉泥了。康鏡世道。只要捨得死。槍砲安足怕哉。馬世英道。事到臨危。正要這樣講。但預先不可存這個心。學到他的把來打他。不更好呢。康鏡世道。學造槍砲就是了。爲何又要

講什麽洋務。馬世英道。洋務也不得不講的。每年中國買他的洋貨。共計數萬萬兩。都是一去不返的。又不能禁人不買。是工藝之學。萬不可不講了。中國在洋人一邊經商的。也有好多人。但總不如洋人之得法。如銀行公司輪船鐵路電綫。洋人爲之。則要賺錢。中國做了。遂要失本。是商學又不可不講了。中國的礦。隨便拿一省。即可抵洋人一國。因自已不曉得化鍊。把礦砂賣與洋人。百份才得一二。是化學與礦學又不可不講了。康鏡世道。洋人長處也不過就在幾項。馬世英道。不是這樣講。古人云。知彼知已。百戰百勝。洋人於中國的事情。無一不知。中國於洋人的本國。倒底是怎麽樣的。好比在十層洞裏。黑沈沈的如漆一般。又怎麽行呢。是外國的語言文字歷史地理政治法律各學。也不可不講了。總而言之。要自强必先排滿。要排滿自强。必先講求新學。這是至斷不移的道理。康鏡世聽了。沈吟了半晌。言道。先生之言。頗似有理。容在下思之。馬世英知他的心已動了。即辭回書院。到次日。著人把現今世界太勢論、黃帝魂、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遊學譯編、等書。著人送至康鏡世的寓所。康鏡世把這些書。做四五日涉獵了大畧。即走到馬世英處。頓首言道。康鏡世於今

1180

才算得個人。以前眞是糊塗得狠。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了。可惜我的貝先生沒有撞見先生。白白送了姓命。自今以後。請以事貝先生的禮事先生了。馬世英道。不敢當。不敢當。貝先生的愛國心。素來所欽慕的。卑人不及貝先生遠了。敢勞我兄以貝先生相待。是折損卑人了。自是康鏡世與馬世英異常相得。折節讀書。要想立一個會。却尋不出名目來。一日說起中國的英雄固多。英雄而爲愚夫俗子所知道所崇拜的。惟有關帝與岳王。但關帝不過劉備一個私人。他的功業。何曾有半點在社會上。民族上。比起岳王替漢人打韃子。精忠報國而死。不專爲一人一姓的。實差得遠了。俺漢族可以崇拜的英雄。除了岳王。沒有人了。不如我這個會名。就叫做岳王會。把此意告知馬世英。世英道。狠妙。即替康鏡世草了一個會例。交與康鏡世書院裏有兩個學生。一個名叫唐必昌。一個名叫華再興。預先入了會。康鏡世回家。把一班朋友都喊了來。告知立會之事。都歡喜的了不得。齊簽了名。會員每人給精忠傳一部。當岳王誕期。演精忠戲三本。會員四出演說。說岳王如何愛國。咱們如何要崇拜岳王。及學岳王的行事。漸漸說到岳王所殺的金韃子。即是於今的滿洲。岳王所撞的。

祗有一個金國。尙且如此憤恨。現在有了滿洲。又有了各國。岳王的神靈。不知怎麼樣的悲愴了。咱們不要僅僅崇拜岳王。遂了裡事。還要了那岳王未遂的志呢。這些話。說得人人動心。不兩個月。入會的有數千人。會貲積到萬餘金。康鏡世推馬世英做了會長。把會章大加改訂。恰値岳王聖誕。演戲已畢。康鏡世提議集貲修建岳王廟。就爲本會的公所。馬世英把會章的大意述了一遍。又演了一遍說。那時會內會外的人。約有三四千。都是傾耳而聽。散了會。馬世英走到康鏡世家裡。談論了好些。緊要的會員都皆在座。忽報有一生客來。馬世英同康鏡世走出。延客進室。祗見那客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粗衣布履。像貌堂皇。衣上微帶些灰塵。倆道此客爲誰。原來就是狄必攘。必攘當念祖起程赴美三四個月之後。把家中的事。託與寡姊。帶了些盤費。先到繩祖處。把要到內地的事情。說與繩祖聽。不一會在內拿出三百圓錢來。交與必攘做川貲。必攘不受。繩祖道。古人云行者必以贐。此係可以受得的。吾兄不覆太拘執了。必攘祗得收下。乘坐一個小火輪。一直到上海。平日聽說上海是志士聚會之所。進了客寓。卸了行裝。把那些著名志士姓名寓所。探訪明白。用一個小

手摺子。一一開載。到了次日。帶了手摺。照所開的方向去問。十二點鐘以前。都說沒有起來。十二點鐘以後。又都說出門去了。會了三四日。鬼影都會不到一個。焦悶得狠。隔壁房裏。有一個客。說是自東京回來的。和必攘講了些東京的風土情形。必攘道。弟想在此和那些志士談談。一連三四日。人都會不到手。眞奇怪得狠。那客笑道。要會上海的志士。何難之有。到番菜舘茶園子說書樓及那校書先生的書寓裡走走。就會到了。有時張園愚園開起大會來。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內。老兄要想會志士。同我走兩天。包管一齊都會到了。必攘驚道。難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呢。那客道。那一個不是如此。現在出了兩句新名詞。野雞政府。鸚鵡志士。要知現在志士與政府的比例。此兩句話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價看得太高了。必攘祗著頭默默無言。長歎了一聲。那客又道。老兄不要見怪。這上海的鎔化力實大得狠。老兄若在這裏。多住幾月。恐怕也要溜進去了。必攘也不回語。把一團的熱心和一爐紅燈燈的火。陡然下了一桶大冷水。熄滅了大半。從此也不再會那些志士。乘著

輪船。向長江上流進發。同船之中。此一個湖北人。姓武名爲貴。是武備學堂學生。新做了一個哨官。和必攘談論了一會。頗相契恰。武又引了一個人來。說是他學堂的敎習。馬步砲隊。都操得好。姓任名有功。江西人。於今奉了廣東總督的札子。到河南招兵。其人狠有革命思想。才聽得我說。亟亟要來會老兄。必攘和任有功施了禮。各道名姓。果然慷慨的了不得。三人各把籍貫及通信的地方寫了。彼此交給收下。到了江寧。他二人上岸去了。必攘私自一人。到漢口投寓高陞客棧。漢口居天下之中。會黨如林。必攘在家。結識了一個頭領。名叫陸地龍。開了一個名單。凡長江一帶的頭目。總共開了三十多個。內中有一個名叫小宋江張威。是一個房書。專好結交會黨中人。凡衙門有逮捕文書。他得了信。馬上使人報信。倘或捉拿到案。也必極力周張。所以會黨中人。上了他這個名號。正住在漢口市。必攘到了第二日。遂到張威家拜訪。張威平時聽得陸地龍說。狄必攘是當今第一條好漢。渴慕得狠。此聞必攘已到。喜出望外。見了必攘。先就問寓在何所。忙使人取過行李。即留必攘在家住宿。一連住了十餘日。果然來往的人不少。就中有一個賽武松饒雄。貴州人氏。拳捧最精。

是會黨中一個出色人物。張威因必攘特開了一個秘密會。頭領到的二十多個。中有五個大頭領。石開頑、周秀林、楊覆清、王必成、陳祖勝。張威先開說道。今日是黃道吉日。衆位兄弟都已聚會。各山缺少一個總頭領。事權不一。又怎樣能成呢。弟意要於今日擧一個人當總頭領。各兄弟贊成嗎。衆皆道贊成。張威又道。咱們會內的人。有文的少武。有武的少文。惟新來的狄君。文武雙全。文是諸君皆知道的。不要試了。武則請諸位兄弟當面試過。衆皆道。妙妙。必攘堅不敢當。衆人已把裝束改好。必攘也只得解了長衣。把腰束好。走到坪中。起先是陳祖勝來敵。不上十合。敗下去了。石開頑走上來。又祗十餘合。敗下去。饒雄頭纏青絲湖縐。額上扎一個英雄標。腰繫一根文武帶。揮起拳勢。對必攘打來。兩人交手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必攘賣一個破綻。飛脚起處。雄已落地。餘人更沒敢上前。於是衆人都擧狄必攘當總頭領。必攘謙讓再三。才敢承受。於是把前此的會規十條廢了。另立十條新會規。

一本會定名爲强中會。以富强中國爲宗旨。所有前此名稱。概皆廢棄。

一本會前稱會中人爲漢字家。今因範圍太小。特爲推廣。除滿洲外。凡係始祖黃

第八號

帝之子孫。不論入會未入會。槪視爲漢字家。無有殊別。

一本會前此之宗旨。在使入會弟兄。患難相救。有無相通。而於國家之關係。尙未議及。今於所已有之美誼。固當永守。於其缺陷之處。尤宜擴充。自此人人當以救國爲心。不可僅顧一會。

一本會之人。須知中國者。漢人之中國也。會規中所謂國家。係指四萬萬漢人公共團體而言。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必要細辨。

一本會之人。嚴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處以極刑。

一會員須擔任義務。或勸人入會。或設立學堂報館。或立演說會體操所。均視力之所能。會中有事差遣。不得推諉。

一會員須操切實本領。講求知識。不可安於固陋。尤不可言仙佛鬼怪星卜之事。犯者嚴懲。

一會員須各自食其力。不可擾害良民。會中欵項。合力共籌。總要求出生財之道。不能專仰於人。

一會規有不妥之處。可以隨時修改。
一前此所設苛刑。一概刪除。另訂新章。

必攘把十條會規草完了。各頭領看了。都皆心服。即印刷出數千張。使人分示各處。全體會員都畫了押。必攘已在漢口三月有零。要想往四川遊歷。與張威商量。張威道。四川保甯府有一個好漢。綽號康大蟲。康鏡世兄弟二人。好生了得。遠近聞名。祇不肯入咱們的會。賢兄到了四川。一定要會其人。必攘領會。怕一到四川。即來訪康鏡世。恰值是日開會。必攘也隨在人叢中。聽見馬世英所報告的會章宗旨。與他大略相同。祇渾含一些。心中大驚。特不知道馬世英是什麼人。散了會。他遂到康鏡世家來。康鏡世馬世英也失了驚。彼此問了姓名。坐下。談了好些世事。然後請將今日宣告的會章。給他細細一讀。外面措詞雖極和平。但裏頭的意思。却隱躍可知。曉得他兩個不是等閒之人。遂把來意說明。也把他新定的會章拿出來。送與二人看。兩人極力稱贊。必攘正要說兩會合併的事。馬世英的小廝從書院跑來。說有一個客人。稱新從外洋回來。要見老爺。請老爺作速回轉府城。馬世英即辭了鏡世。必攘

同小厮匆々而去。要知來人爲誰。請待下回分解。



來稿

△革命軍與戰時國際法（並駁新民叢報論暴動與外國干涉）

夢生

今之空談革命者知革命之意義而不知其性質。知革命之理論而未識其實行。夫僅知其意義與理論。則其言無根據。故志雖堅而易變。語雖當而難行。此反對黨所由為危詞以惑世。而世所由談革命以色變也。反對黨之言曰。夫革命之性質急激。而其實行方法慘酷也。故革命而實行。則列國將起而干涉。是則亡中國者非革命耶。其言似足動聽矣。雖然為斯言者是亦未知乎革命之性質與其實行者也。且不知革命之事其於國際法上處何地位者也。故就國際法而欲破之。此本論所由作也。然於本論之先首宜研究者。則革命與列國干涉之問題是明此庶可依次而與言革命軍於戰時國際法之地位矣

關於本問題。前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吾友精衛子已詞而辨之。而新民叢報第十號乃復鼓其如簧之舌。閃爍之詞。以作狡辨。雖然是不足道也。其所言無根據。

而所根據者盡謬誤也。余今依次而申駁之。統觀其全文首即以暴動的三字加於吾輩所主張革命之二字上。似欲爲聲罪致討者。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祗是以顯其狹隘而無駁詰之價値耳。然彼遂本此暴動的三字而分爲一對外之亂暴二內部之衝突以立論。其論對外之暴動曰。『夫以該報記者之言革命不含有排外的性質。吾亦能信之。雖然詗諸吾國歷史凡一革命之起稍占勢力則必有多數之革命軍與之響應。而諸革命軍必不能爲一致之行動。』梁氏蓋已承認吾曹革命爲非自然暴動矣。然援引他方響應之革命軍以証此革命之必爲自然暴動。此則論理上可云錯誤。蓋凡爲駁論必就其主張之範圍而申辨。未有突出其範圍以外者也。卽依論者所主張矣。然試問吾黨之何以得有秩序而他方何以無秩序耶。梁氏曰此歷史上章章而不可掩者。噫是可謂誤認革命爲英雄革命而不知有國民革命也。吾國革命之歷史何一而非出於一二英雄揭竿嘯聚者。故其革命之首領之心理。是卽其全部之心理也。響應之英雄復有其目的。則其部下亦同其禀賦也。是則其行動之所以異也。反之余輩主張之革命則非欲爲英雄之革命而務欲鼓

吹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以喚醒國民使同此心理而行革命國民而盡稟此心理也則一二英雄縱有他志曷從而嘯聚焉是則革命若實行斷無有若古之革命者而梁氏「又曰論者謂就自然的暴動而加以改良使之進化此事抑談何容易耶。洗滌國民之心理而喚醒國民之責任必非口舌煽動筆墨鼓吹所能爲力。而必賴秩序之教育。而秩序完備之教育普及非政治革命實行以後不可。而革命煽動家無術以致此。則其所謂喚醒國民之責任者僅在感情。而責任觀念決非簡單煽動所能喚醒者。云。」誠如所言則余亦以爲彼所主張之政治革命雖海枯石爛而無自發生。何也政治革命謂要求政府監督政府也其責任不重歟而梁氏亦以口舌煽動之則其無自發生明矣然此口角刻薄非吾人所應道者。惟彼謂責任觀念非口舌所能喚醒可謂誤事實矣。徵之近事排美之運動非一二團體所鼓吹者乎若如論者所料是不過使國民對美感情之惡劣而豈料其能秩序一致以實行者此實行也謂非國民之責任觀念乎其責任觀念果虜廷設立之教育機關所陶養者乎其法治國民之能力果何來乎卽此一例而是以証其說之謬誤至謂「無暴動事

業無論在何國無論在何時必出於嘯衆。必爲無機的羣衆。以十八省之大。苟並時雲擾。合此大羣而進行。則其混亂狀態不能憶測。故謂以一二人之力而左右此大衆使一絲毫不文章爲規律的行動。是書生之見云』。蓋梁氏究不知革命非爲英雄之事業。而國民全體之事業故有此憂也。各地而皆起革命則衆民公意之所依賴必有能統率之者其統率之者自國民之委任必無敢出英雄之手段是可必也然則十八省革命軍而非一二人之所能統率者又可必也彼以吾曹主張直欲一二人統制之。是誠可謂不善覘人者矣。梁氏乎其盍細察吾黨之意見然後詰難乎。不然則雖舌敝唇焦無從息辨也。如上所言則其所謂秩序革命之結果與暴動無異者。是無價値之論。

至梁氏謂緣內部之衝突而起干涉。乃主張破壞之後必不能建設。而不能建設者以革命黨所倡爲共和政體。余以爲其根據必或從國民心理及風習以研究。乃統觀全節亦復可笑者。其言曰「我國而於革命後貿貿然欲建設此政體。則由攘奪政權所生慘劇。必不可思議。相爭之際。糾紛錯雜。隨時可生問題。而未慣法治之國

民當之則社爭之結果必訴於武爲以求解決大統領爲一國最高政權所在。苟四年改選。則四年當起一次之大革命苟以三年或五年改選者則三年當起一次大革命。而幅員遼濶之一省總督其民選者亦遂以啓爭。其他一事件之而皆可以促政權之更迭釀全國之騷擾。此言建設之後者若當中央新政府既立而新共和政府夫能或立或暫成立而旋起衝突。於是自然暴動陸續以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復。而外國干涉以起云。』其所據者惟選舉上之爭鬬耳。然選舉之爭鬬非特共和政府事有之。卽立憲政府亦曷嘗不然去歲日本國會之騷擾梁氏想亦知之。雖非爲選舉而問是立憲國民之舉動也。彼立憲幾二十年而狀常起衝突。則共和政府之衝突安得謂無然而謂有衝突則可也謂由選舉上之衝突以破壞共和政府則不通之論也夫選舉之有衝突必其選舉之際弊害叢生斯可耳。然有弊害之選舉必其選舉法之不完全者也國法學者於此而討究選舉制之利害而生種種之區別焉。(單記投票連記投票等)故革命之後建設共和政府之時其採何種之選舉法則政府之方針矣其利害非可理想而研究也然則革命後新政府所採選舉制得

其道焉而何有三年一大革命之患哉（東京留學界向所定選舉制不完全。故時起衝突。幾至用武。去年經有志者之改訂。各省後開選舉會。卽公正無私。是可證也）若選舉法而不當也。則虜廷立憲命各省選舉國會議員。其衝突亦無有底止。而何有立憲共和之分耶。至於論舊政府破新政府未立之際。而暴動屢起此事實可云必無者。新政府之方破也革命軍必爲戰時之組織俟政府成立以後而後變爲平時之組織此無待言而何有秩序不復外國干涉之禍患耶

如上所辯者梁氏所謂召干涉之原因也。今請辨其所謂外國干涉之手段。於此問題。梁氏不敢根據法理以立言。而事就事實以推測。余作駁論則欲據法理而明其事實之錯誤。可分二段以言。(1)其推測事實之謬誤。(2)其根據事實之謬誤也。 今先言其第一之誤點。

甲　其駁本報前號之論自衛權非干涉也。曰「國際上常有利用法理。曲解法理。以爲護符者。當革命之起也。主動者雖自宣言能守戰時法規。慣例不至危及外人之生命財產。外人夫能遽信也。而競藉口於國際上正當之防衛。各調兵於自仍之

勢力範圍內。而革命軍不得以責之。以其有法理爲之楯也。而當此舊政府旣破新政府未設時。彼方藉口於地方狀態之混雜而設軍政焉。布民政焉。其後新政府要求各國之撤兵。則彼始終得藉國際自衛權爲詞。而永植其勢力。由是遂不能不從事於戰爭。而聯軍之戰事又起」其言娓々足以動人。雖然抑何可笑也。夫各國而苟欲侵略吾土地者則直如取如携耳而何必强解法理而又何必强解自衛權若曰各國藉自衛權是不識國際法之言也。夫國際自衛權者何耶。自其性質而論德儒李斯德 Liszt 等以爲自衛權者緊急行爲也。Notwehr 德國刑法謂於有緊急狀態。Notstand 可執緊急行爲 Notstandshandlung 於個人生財產有危害而無避之之途。法律上許此行爲與個人而國際法亦許此行爲與國家此自衛權之所由生也。自衛權旣卽緊急行爲矣則其行爲當限於緊急狀態之時始可行之然則謂革命之起而外國藉自衛權以來也。革命軍果對於外國而加危害使生緊急之狀態則外國直不必有所藉而調兵若不加危害於外國而可以自衛權調兵耶卽使其仍爲有此狀態。調兵而入吾國以守護其勢力之範圍矣。然亦惟有保護之權利

而無布軍政布民政之權利也且自事實上則尤不容其有此。何也方事之既起也。革命軍所既占領其地者則革命軍自布設其軍政與民政而未占領者則方與政府為干戈相見之時政府當自布其戒嚴令而外國無從布設之若其於己割讓租借之地而布軍政此則平時已然。況於戰時。且即如此亦彼之自衛權而非有他也。而梁氏必曰「革命軍雖不自以為有加危害於外國然外國可認其已加危害於彼也。則其藉自衛權以調兵。又將何以禦之。於是乎援引義和團之亂上海公堂之騷擾以證革命之影響必及於全球。而外國遂奮起以助其一而斃其一。梁氏至此遂轉於干涉問題。而不言保護置兵之問題。雖然梁氏亦知干涉之必基於自衛權而有其作用者乎。干涉之性質論者固多。然謂其理由須自國家自衛權則一。故干涉者自衛權之作用也。不基於自衛權則其干涉不當也。國際法學者遂從而論曰。夫邦國各有其獨立權。故能自處理其政務而不受他國之干涉。故妄干與其內政則不可。雖然邦國固尊重他國之獨立權。然為自國之安全則有重於他國之安全者。故他國而對己國苟有擾亂己國之秩序妨害己國之主權者則為防禦己國之

危難而干涉之當也。如其言。則革命軍起。有危害於其上列之種種者。其干涉安得而免。梁氏必曰。余以爲當有此結果也。雖然。吾聞之德國學者最新之評判曰。夫危難無危險者可直接而不可間接者也可現在而不可將來者也故因於他人之交戰而已國交通上間接受不利益不能認爲危險而干涉之也謂某國之施設於已國之將來有危險而爲干涉亦無理由也。余於是敢下其斷語曰。革命軍而依法則以行動則戰爭雖及於數十年而各國當無可如何者也誠如梁啓超所證義和團之役。美國棉花工廠四十餘家。倒閉者八家。上海開審罷市數日橫濱金融生大恐慌。是皆國際法上所謂間接之危害而非直接之危害也然則革命之起而商況衰頹者亦間接之危害而已日俄戰役商況不甚衰頹乎航海非甚恐慌乎各國何以不起而干涉之以其非直接危害於各國也而義和團之役各國起而干涉者其受直接之危害也梁氏能謂吾革命軍直接有危害於各國乎能謂革命之舉動如義和團乎若主張其直接有危險於他國。則革命軍果必有擾亂他國之秩序乎果妨害他國之主權乎梁而能証革命之必有此結果然後可。否則毋囂囂矣。綜是以言

則外國既不能因革命影響可使其商務之頽敗而干涉。且不能籍口於新政府立。而列國傀儡之政府失。此後權利。遂不可得。以將干涉。何則。危害可計現象而不可計將來也況也革命已後而其條約舊許之權利不失者乎。(下文詳言)然則正當以行革命各國必無干涉矣。惟國際法上既有之干涉一名詞。果何所據而後可行。則不可不使吾國人以共曉者。國際上基於自衛權。而干涉他國。惟限於二個之理由。一在他國中對於自國加危險之陰謀。他國不制壓之或不能制壓之時。二他國敎唆革命等之危險於已國之事也。第一之事項。如義和團之事件是。而第二之事項。不能曰指革命運動。乃指對於他國而敎唆其人民之叛亂之事耳。故國際法家對於此段無不加其案語曰。反之他國之政體(共和政體)又思想(革命思想)不便於已國者則不得干涉之。是故法蘭西之革命也。(一七九三年)當時國會有助各國民黨而滅王室廢貴族之宣言各國以其煽動他國之革命而妨害其治安也。故羣起而攻之。然其行爲若不蔓延於各國而僅一種政體所生之間接結果或與隣國君主所唱導者反對時則隣國不得而干涉之何則。蓋政體雖如何改革主義雖

如何唱道是不外邦國自主之權利互不傳播於他國則他國雖被其影響人心爲之動搖而其國不負責也然則神聖同盟之組職而一意以鎭壓歐洲之革命爲能事者。以其革命之傳播於全世界耳。於此有宜知者。近世各國其爲立憲政體皆聳固。故古有干涉他人之革命而今也已無其例然則吾國以得共和政治之目的而起義。誰復能籍此以號召各國者。威斯特歷 Westlake 曰。國際法非國家政體相互之保險法。而國際團體非現在政府相互之保險會社。其言蓋深恨乎神聖同盟之當時也。抑猶有可證者。佛德諸國之干涉西班牙也。英相甘寧谷力言曰。西國之叛亂始終於其一國內吾英國苦於發見其干涉之口實與理由吾國（英國）之所以反對佛國革命者。以拿翁欲以劍戟擴張版圖耳。此言非無勢力。今日各國之所奉行。而國際法學者之所贊譽者。由是觀之干涉吾國革命。自國際法上言國際先例言可決其必無也若謂理論所無而事勢使然者。卽梁氏所證板垣氏之說也。俄固欲示恩而助中國以平亂矣俄國豈不知革命軍非如拳匪之可躁平者乎籍曰能之而强隣環伺亦不能長驅以南下也則其勢必以一軍鎭京畿而日本方經營

滿洲也其入京則不能假道於日本是則其欲市恩虜廷而先遭勝國之忌俄亦未必能得志也俄既處不敢先發之勢則愛平和如英日者必旁觀而不敢動也且也革命之起必遍於全國全部既起斯其干涉不能不及於全國勢必至糜爛其民而戰之英日方懼革命之騷擾而害及其商業破壞其平和寧肯自舉戈戰而戕其數十載所經營之事業乎苟其不干涉而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則革命軍依於戰時法規而行動其經濟上僅被間接之影響而不蒙直接之禍患不然者以國民憤激之結果必至玉石而俱焚各國寧不思及此耶若如論者所言。以一重軍扼北京以一軍扼武漢。則革命軍雖如何豨突。而亦為甕中之鼈。摧破革命軍之武力而事畢矣。彼為此言欲示其軍略也。抑不知革命之起雖貴有攻取之軍。而亦有其守禦之軍焉。彼守禦之軍者何是即國民自治團體之所組織者也彼雖有軍以扼武漢然武漢之民遂不能自立耶武漢以上黃河南北之民遂不能獨立耶故徒有外攻之軍而無內應者之軍不足以成事也論者為此語得毋夢想吾曹為粵人則革命軍必起吾粵而驅以北上者乎不然。何至有僅守武漢之言也論者休矣彼猶誤會吾

之主張爲英雄革命也其謂政府圖救亡而不恤各國之交責也則必至求援虜有此謀是或有之而列國以國交友誼上亦容有助平內亂者然而未必也夫以虜廷外交之反覆久已著聞今日媚俄明日媚日誠如德國某報所言其外交如蕩婦者試問列國中何者其交誼最篤者乎交誼既疏利害關係自無甚密是則各國中而有肯助滿政府者吾不信也俄羅斯之應與國之求援而代平內亂也以當時神聖同盟方固而俄與之情好方殷耳反之一八二三年葡萄牙英國之干涉其內亂英相答其文書曰夫反對自國之革命黨而欲保持其政體之葡萄牙英國不能承諾何則若應之是英國干涉葡萄牙之內政而蹂躪其人民之自由意思也使其果得援助矣然一二邦國無敢先發非出於協商不可而協商必不能同意也以各國對支那之方針不同（保全瓜分）且更視乎雙方兵力與民意之强弱試觀洪揚之役方洪勢大則英助洪揚而洪揚不諳外交拒之坐是自敗及其衰微而英遂反戈而助虜矣然則各國之援助非特視與國之勢亦視乎兩黨之勢也而論勢力則竊以爲再有革命其勢必大於洪揚以奮起與脅從之異也　如上所述革命自取干

涉之說與虜廷誘彼干涉之二說已解決。則其推測事實之謬誤一節亦畢。

乙 梁氏對於俄藉自衞以調兵之說。引證最近之一事實曰。俄當拳匪以後駐兵滿洲。此非論者所認爲國際法上正當之防衞耶。而何以撤兵之期遷延復遷延。直以滿洲爲彼領土必待日俄大戰爭告終以後。而此問題乃解決也。嗚呼誤矣論者亦知俄不撤兵之原因乎。其不撤兵。是滿洲之與有約也。清俄之密約首以不撤兵而占領爲第一前提。論者亦忘之耶。其第二次之密約暴露也。亦不過爲虛僞之宣言耳。及王文韶之入相名爲修正而實欲掩天下之耳目焉。俄果何所藉於自衞權哉。藉清俄之密約而後敢爲也。若曰籍自衞權。則其對日屢次之宣言何以不及自衞之一語。乃佯爲撤兵之宣言也。余輩以其爲自衞權者。以聯軍之役其協商之第一條有吾等以護保同胞之生命財產爲目的取平和的防禦二語耳。故各國事後而撤兵。是自衞的正當之方策也。若俄之舉動而認其爲自衞的。世無如是之不通者。故論者可謂欲坐人以罪而已。乃陷於其阱也。論者而不服乎。則請舉其最大之誤點以質之世人。其訾本報前號論者之引證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二語曰。『日英

同盟新條約其對于中國而協定者凡三大綱。曰保全領土曰門戶開放曰機會均等。論者屢引保全開放二語。指爲各國對淸之根本政策。而忘却機會均等一語。則又未足爲善覘鄰也。(若非忘却。則必欲抹煞此語以自欺而欺讀者矣。)夫所謂機會者其言甚概括不知何所指但既有保全領土一語。則其機會之性質必不屬於領土之攫取。是亦吾所能信者。然此外之機會萬端。則非所敢知矣。而所謂機會者雖有時可以彼我兩利。然大率利彼而損我者爲多。又至易見也。夫如是則安得以有保全領土開放門戶之宣言而遂安也。吾意以爲中國秩序破壞之日。卽列強對淸政策生一大變化之時。侵略派死灰必復燃。而保全派之機會亦隨至。』論者於此聚精彙神。以爲唯一之論據。乃考條約之原文則論者又誤矣。噫目眩耶不識字耶。不然何竟妄至此也。吾姑列其條文以供通文法者之一覽。

日英新條約第二欵關於條約之目的者原文

(ロ)淸帝國之獨立及ビ領土保全並淸國ニ於ケル列國ノ商工業ニ對スル機會均等主義ヲ確實ニシ以テ淸國ニ於ケル列國ノ共通利益ヲ維持

スルコト

(b)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rests of all powers in China by insuring the independenee and integrity of Chinese Emp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a the Commercl and industry of all notions in China

第二款之日英兩國文既如右所列。其中之並清國ニ於ケル列國ノ商工業ニ對スル機會均等主義ヲ確實ニシ之文字。漢譯之爲並確實其對於淸國之列國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也。而英文則 and the princiepl of equal opportunities (機會均等主義也) for the commerce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對于共同的商工業於列國之在支那者) 合而直譯之則云又此機會均等主義對於共同的商工業於列國之在支那者。由是則可知所謂機會均等主義非有其他之意義而實對於商工業之機會也。梁氏曰所謂機會其言甚概括。不知何所指。夫明指商工業之機會均等。則爲商工業之機會已耳何得謂爲概括謂非所敢知云。嗚呼彼雖不

識英文。留東數載。而日文乃不識耶。是誠余所不解者矣。然而其解文字否抑倉促攫得而無暇細閱否。吾亦不咎之。而此後梁之剿集也。寧可不愼乎。其於此節所論之事。認潤既誤。其他議論可謂全無價値。余不暇再加駁詰。而從事於余之革命軍與戰時法矣。

（未完）

△無政府主義之二派　淵實

此篇爲日本人久津見蕨村所著「歐美之無政府主義」中之一節。久津氏處大權政治之下（日本憲法。由於欽定。天皇總攬大權。議院政黨不足在右內閣。且法令明密。警察森嚴。監謗有餘。而又地小人稠。生計惟艱。教育勃興。競爭日烈。學士大夫。莫不甘折腰向五斗米。惟恐失之。所謂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軍人教育者。均基於勅語。專須揚王室而作其敵愾心。故一時足以平和齊一。雖然。亦由萬世一系。故所謂天授之幸也）故不無却曲之處。（今年五月間。有北輝次郎者著「國體論及ビ純正社會主義」一書。計一千餘頁。誠爲大作。然發行不及一星期。卽被禁止。據警察沒收去者三千七百餘部。然聞所販出已千

餘部矣。) 其所言者亦猶可伯望洋之見耳。雖然若與柏律氏 Bliss 相較則已不無矛盾蓋柏律氏原爲社會主義且屬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此派爲社會主義中最溫和者。) 久津氏立於局外爲研究之一人。故言相去甚遠。老子云。「正言若反」 譯者每喜持此論以讀矛盾之書

斯體奈 Stirner 威希提 Wehidey 尼得且 Netche 三人所說。因不同一。甲非基督主義乙基督主義丙進化主義 各有特殊之點。雖然以個人之發現進步而期無政府主義之實現。其目的固無不同也。布隆東 Prondhon 巴枯甯 Bakunin 樂波輕 Kropotokine 三人其所言亦不同甲集產主義乙破壞主義丙共產主義亦各有獨到之處。雖然以社會經濟之改革。而期無政府主義之實現。及其成功亦無不同也。

前者三人。後者三人。兩兩對照。一則以個人爲主一則以社會爲主一則談吾人內部之修養一則謀吾人外部之改革一則注重於心意品性之發達一則盡力於境遇事情之變更兩者分道而馳。均能自完其說遂成個人的與社會的兩無政府主

義之流派。而爲其代表者夫行田行畔。同出於道。今此二者。果孰爲根本之順道乎。是豈非吾人所當觀察之點而有一研究之之價値者乎。所觀察者姑置之。

此兩無政府主義。誰果實行非常手段使世人有陷入危地之懼者乎。夫個人的者。惟關於人心而已。社會的者乃衝突社會之制度組織。故其一則曰。今非其時不當暴動。必也講學說法使人人明心見性共臻上度。其一則曰。社會制度組織之不平密如魚網。使人束薪繭足不可終日。若不求援腕力實行改革一掃習慣性永惰力則必不能齊此黎庶共登樂國。故夫徒尚定談者如老嫗誦經滋無當也。於是二者出發之點既殊。運動之方亦異。若解剖其性質。則前者爲理論的後者爲實行的。前者爲大仁的後者爲大勇的。前者則股無毛舌其爛。後者則右懷刄左挾彈。前者曰。我學不厭海人不倦。後者曰。權位竊物也。財產贓品也。動則訴訟於非常手段以鳴其不平者。非前者所與能也。況也列固縱橫。政體不一。雖以俄羅斯之暴政抑壓驅其民而入水火。軍隊警察。且適足以爲友動之資。然愚而自用。死且不悔。哀哉。讀其

書。猶聽鼓鼙之聲矣。

兩無政府主義之派別之運動既明矣。若夫其最近之學說則何如。

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其在今日最有力之一首領。則約翰莫思得是也。Tohn Most 莫思得素信社會民主主義其後熟察時勢乃始改途。彼其理論則同於布隆東彼其實行則法於巴枯甯且彼尙有一特色。卽所謂「社會之決議」是也。其所謂社會之決議者。則聽任社會全體之合議。以最大多數取決莫氏奉此思想爲金科玉律。故無論何事。不可不依決議而定云。

近時莫思得往來美利堅伊大利等國。公其小册著作及新聞雜誌之論說檄文宣言等以發表宗旨。其外大部著述。尙不概見。爰揭其學說如左。

土地　動產　不動產　總歸於社會所有各個人惟得使用之而已

生產　則歸諸致力於生產事業之團體爲全體所公有不得爲一人一個之私

社會　是爲經營一切事業之最大團體故總一切所有之物均爲社會所有

消費　定社會全體中人之共通平等決不使二三私人得多消費

物價　惟社會得定之決無可妄爲變更者

男女　得自由結婚亦得自由離婚其所生子女社會可敎育之不得專委其任於父母

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如此。若夫論其實行。則使人聞之而戰栗矣。近今歐美諸國屢有無政府主義者之會合千九百〇一年。法國一新聞紙記載無政府黨大會之綱領。亦莫思得所起草也。今略記之。

(一)職業自由

(二)財產　土地　鑛山　通信機關　生產機關等。一切社會所有之業任各個人自由使用

(三)私有財產廢止

(四)政府　階級　陸海軍　裁判所　貴族宮省政治盡行廢止行社會的開行

(五)無政府之事

是數項者。謂可見諸施行。方今歐美諸國無政府黨。皆揭此以爲赤幟。莫思得嘗宣言於其黨曰。『凡科學的革命方法唯有爆烈彈而已 教會 宮殿 球場 戲園 葬式場 祭日 會議堂 跳舞會 凡諸衆人所集之處可投以彈勝於尋常暴擧多矣其次則以毒藥殺人亦其一法也』 彼等乃作明細之毒藥字典而定其可殺者爲政治家野心家貴族偵探富人苟有能破壞現在黑暗的組織者則新社會卽湧出矣。此其立說自已枯宵以來無或改也。

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六日。北美合衆國大統領麥堅尼 Makinley. 被刺。所謂狂漢棱爾哥 Leon Czolgozs 者。嘗自謂聽莫氏女弟子縞魯曼 Emma Goldman 之演說而感奮者。其結果遂捨身以殺貴人。而莫思得當時亦昌言麥堅尼之可殺。然則所以殺之者。在殺其名。不在殺其人。象齒焚身。亦可悲矣。

夫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其所以忍出此狂暴行爲者其果無所爲而爲乎抑亦有使之然者乎。他姑勿論。如俄羅斯專制苛政猛於虎也。往往苦天下之義人使顚連而無所告。憤氣塡胸。遇物則洩。然則非無政府黨之樂爲此事有迫之使不得不爲者。

固不可誤其眞相也。

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其主張之者。爲罕巴忒。Herbert 亦決不自失其性質仍爲溫的和理論商而罕氏最近所組成之學說則「如意主義」Voluntarianism 是也其所謂如意主義者。蓋不問其守何主義是善是惡是是非非惟以今日國家强制之力。使人服從是勦滅吾人之自由也。吾人出作入息不可不成一絕對的自由國卽所謂如意國是也此如意國者頗似於斯體奈所謂完全的個人之團體。柏拉圖所謂自由團體之聯合個人各以絕對之自由相互聯合毫不被他人之干涉强制者也而罕巴達亦與斯體奈同。重個人之自由貴其權利不惟認其身體心意之能力己也且因此能力而所得財產亦可屬於個人所有惟此各個人者各自互尊敬其自由無敢有私其一已者此之謂自由之人眞自由之人必忘自他平等之思想蓋人人不侵人卽人人不愛人無愛非無愛非非無愛對待之界已消是謂大同於是各以其絕對自由自造如意國人不立人上不居人下無治者亦無被治者是卽無政府主義實現之日也是實現者非可求諸外力必當發現於人心內部之自由本

性是則自度度人者所當有事也其諸與普賢行願將毋同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 練習自行車 !!!

告白華國官紳諸君

本局 自行車乘法爲業 地方廣大敎習嫺熟雙輪 完具固非市井 尋常小局之比

凡自行車文明 利器不但 遲發速至比氣車 自動車遙爲 輕便歐米縉紳爭爲利用 誠爲有故在東中國諸君即中國 指南車肆業完畢之後 各就本省或爲官員 或爲議員 擴充國權回收利權 其責甚大其業 甚繁若非用自行車善爲來往竟 不免空過家門來學 者束脩二圓半 爲定若有挫壞搗破等 事却不求分厘 淸掃庭院以待請君

東京市神田橋外錦町一丁目角

濱田自轉車練習所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 革命的機關 報之元祖自己 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 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 其價値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 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豊均臻絕頂 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 一篇洋洋萬餘言 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 其他如對 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 是摘伏懲奸 則其 小焉者耳 玆托 本社代理 全年連郵費十 一元今爲吾國 苦學界特別減收 全年 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報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廣告

第十一人

同胞

敬啓者。予於九月初旬。染受目疾重病。醫藥罔效。延有三週之久。擧視不明。疼痛已極。嗣經劉君診視。脈論判出內經奇經生尅之理。因何得病。使予知覺。立方限以三日後愈。至服藥次日。目已淸明如前。將及三日。果眞全愈。劉君脈理精深。用藥如神之妙。誠爲當世所罕見。非特予一人所佩仰也。劉君到東以來。診視見效者。指不勝屈。名譽已宣揚遠近。不待贅言。至於診視精細。論脈親切。如覩臟腑。立方後藥到病除。有起死回生之功。劉君竟成。滇南世醫者也現寓神田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東京座前。峽州館內。每日午前十時在館診視。午後二時出診。此佈奉　聞。尚爲患病者。知所問津焉

廣東茂名楊承澍謹啓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瓦斯GAS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 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 建設共和政體
一 土地國有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一頁	半頁	一行
六元	四元	四角

刻費先惠長期酌減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麹町九段中坂　田中屋書店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澳門　時興號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小呂宋打士馬尼拿街　廣泰昌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十月五日印刷
陽曆十月八日發行（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

編輯人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